

犬隨逐亦不相離。猪犬所樂糞除為上。廁溷為浴池共相染汚。親惡知識者亦復如是。共相追逐終以無善。是故說曰。不親惡知識也。不與非法會者。非法人者。五無救罪。無戒無信。無聞無慧。無施。如此之人不可親近。其有追逐以為伴者。墮入惡趣。不至善處。是故說曰。不與非法會也。親近善知識者。學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應。設有之造。不傷人意。先笑後言。文句相應。是故說曰。親近善知識。恒與正法會者。所謂正法會。佛辟支佛聲聞是也。更無眾生出於佛者。除佛以無眾生出於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無眾生出於聲聞者。其有信心。向此二者。得至究竟不墜三塗厄難之處。是故說曰。恒與正法會也。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行路念防慮者。群徒在途。出言防慮。曠野之中。多諸鬼神。若論惡語。神即得便。論說善者。鬼神營護。所至到處。不遇惡人。亦復不逢劫盜人者。是故說曰。行路念防慮。持戒多聞人。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說。告諸比丘。當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無令違失。便為諸天鬼神所見。營護。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是故說曰。持戒多聞人也。思慮無量境者。晝夜思慮。坐禪誦經。戒聞施慧。是故說曰。思慮無量境也。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如彼學人。聞彼善教。意不錯亂。文句相應。便成道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增益善根。至無為道。是故說曰。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惡自陷溺者。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日損善根。增益惡法。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也。習善致名稱者。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盛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遠布。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也。妙者恒自妙。所行專正。修無上道。猶如須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羅漢道。阿羅漢家。轉自增益諸善功德。是故說曰。妙者恒自妙也。此由身真正者。當求巧便。求諸功德。瓔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稱。廣布者。欲得諸天世人敬待。當自謹慎。不興塵勞。懷來道故。是故說曰。此由身真正也。

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為最上 禁戒永寂滅

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者。智人求於智。以成其聖道。猶如紫磨真金。內外清徹。造作器皿。無不成就。智者亦爾。賢聖相習。留教在世。永世不朽。是故說曰。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也。智慧為最上。禁戒永寂滅者。夫人習行。先當求上人之法。是故說曰。智慧為最上。禁戒永寂滅者也。

人之貪著取 意著不覺臭 習惡亦如是 如魚湍聚湊 人之貪著取者。猶如群魚集聚一處。穢汚難近。人意貪著。不顧臭穢。愚人執意。謂為甘美。不知久久不便於身。臭氣流溢。布

見於外。習惡之人亦復如是。與親近者。即成其惡。損減善根。增益惡部。是故說曰。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著不覺臭。習惡亦如是也。

木檻葵霍葉 眾生往採取 葉薰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木檻葵霍葉。眾生往採取者。如有善察之人。往採其香。雖不得根。而獲香葉。香氣芬芳。正使捨彼故處。猶香。善知識從事者亦復如是。成人之德。功德日積。是故說曰。木檻葵霍葉。眾生往採取。葉薰香遠布。習善亦如是也。

己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為人所誣笑 惡名日增熾

己不習惡。親近習惡者。世多有人不行惡事。姪姪盜竊。性不飲酒。不博。不戲。然彼眾生在。或在酤酒家坐。或在姪種村中。或在博。家坐。為主人所見。謂為斯人。習此非法。與猶豫想。此人先自貞潔清淨。今日何為習此非法。惡聲遂顯。流聞四遠。百千眾。生共相告語。誹謗之名。從是日滋。是故說曰。己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為人所誣笑。惡名日增熾也。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汚 勇夫能除汚 去惡不為伴

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者。世多有人。未入道。檢意不堅。固與惡從事。不被教訓。見物而習。見惡習惡。見善習善。以己所見。示見於人。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猶如毒箭。污染餘者。己身行惡。教人習之。智者觀察。此已終不行其惡。是故說曰。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毒箭在其束。淨者被其汚。勇夫能除汚。去惡不為伴。

是故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 比丘行於道 忍苦盡諸漏

是故知果報智人悉分別者，眾生造行果報不同，或豐輕而藥妙，或罪重而易療，唯有覺者能消滅耳。智人所習自審明矣，設有愆咎即能誨過，猶馬蹶躓，加之杖策，然後調伏。智人習行亦復如是，尋隙所生自悔不及，是故說曰：聖人知果報智人悉分別也。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者，所謂非親所行非義，口吐

言教終無善響，布毒於人以為快樂，其有眾生翫習此者，便為長夜流轉生死受惱無量。神識倒錯心意煩熱，所謂賢者包識眾事萬機不惑，為人師範辯才無礙，以己明慧演示眾生，其聞音者斯蒙度脫，是故說曰：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也。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者，行人執意眾業備具，賢聖八品如來聖道，諸佛世尊常所修行，復以賢聖苦忍之法，盡諸有漏成乎無漏，是故說曰：比丘行道忍苦盡諸漏也。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瓢斟酌食
愚者處世雖受百年與智者同俱，然意矇矓不別真法，是以聖人以瓢為喻，終日酌物不知鹹酢，喻彼愚者雖遇賢聖，意迷心惑不達正教，寄生於世無益於時，是故說曰：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智者斯須問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知眾味
智人所學意志捷疾，聞一知萬，豫達未然，隨時之行亦不錯謬，悉能分別亦無滯礙，猶舌嘗

味甜酢鹹淡悉能知之，學人所習究暢本末別白黑法，知病所興知病所滅，斯非顛倒，斯是顛倒，皆能別了投之聖藥，是故說曰：智者斯須問，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眾味也。略說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習，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無眼目所謂愚者是也，眼目者賢聖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說，所謂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尋一句 演出百種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智者尋一句演出百種義者，智者執意明達道術，禪燕不亂練精神識，永無塵垢四辯具了，問一句之義達百千之章，是故說曰：智者尋一句演出百千義也。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者，愚者意迷從冥至冥不覩大明，雖誦千章不解一義，是以智人常當遠之不與從事，是故說曰：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也。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真佛之所說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開悟未及，願為說法，應適人意。我聞法已，心意開悟，得蒙度脫。爾時世尊略說其義，告比丘曰：非汝則捨，比丘白佛：我以知矣。佛告比丘：我義云何，汝以知乎？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以捨矣。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是故說曰：一句義成就，智者所修學也。愚者好遠離，真佛之所說，聖人處世教誡眾生平等大道，愚者意迷神識難革，或見如來而掩目者，或聞說法而塞耳者，或見如來行跡輪相在地而踣

壞者，斯等之類罪垢深固難可改更，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終訖說法於無餘境，然眾生類執愚積久，甘露滋降不覩不聞，捨形受形輪轉生死無有出期，斯由愚惑無明所纏故也。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怨憎有智勝者，怨憎之人自知隙咎，本性明達防慮未然，恒自思惟，設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毀彼人也。如有怨讎眾多，思欲報怨力所不至，知當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勝。是故說曰：怨憎有智勝也。不隨親友義者，親友之人心意欵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與共同歡，惡則同惡，好則同好，後受報對入地獄中，是故說曰：不隨親友義，愚者訓非道，漸趣地獄徑。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者，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實為非法，種諸罪根，開地獄門，塞泥洹路，晝夜懇責，我今處世眾結自纏塵垢，污染捨身受身輪轉生死不離三有，便自悔責，追師逐侶，漸漸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說曰：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也。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者，愚人生世恒自歎譽，我為尊貴，餘者不如，不達今世後世殃疊之罪，我所知見世之希有，自揚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難修，凡夫行，是故說曰：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者，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毀，此智者身，毀智猶有勝，歎愚不為上，若復歎譽愚者，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

卑善惡之行。所可歎者反更毀些。是故說曰。若復歎譽愚也。毀些智者身者。雖被誹謗不以憂感。自知果報緣對所至。是故說曰。毀些智者身猶有勝也。歎愚不為上者。眾生處世群愚黨惑。聞彼稱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不知久後於身不便。是故說曰。歎愚不為上也。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昔佛在羅閱祇將侍者一人名曰阿難。在路遊行。爾時世尊遙見調達逐路前進。佛告阿難。我等可共就餘路行。何為與此愚人相見。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來今日畏此調達乎。何為欲避就於餘路。佛告阿難。我自憶念本所造福。自致無上等正覺。亦復不見魔若天。外道異學沙門梵志。能使如來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樹王下。眾結未盡。弊魔波旬將十八億眾。人身獸頭。獼猴師子。虎兇毒蛇。惡鬼形貌。擔山吐火。把持刀劍。戈牟鎧鉀。揚聲哮吼。填塞虛空。時來恐我。猶尚不能動我一毛。況今我身成等正覺。三界獨尊。豈當畏於愚調達耶。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夫人處世當與點慧之人共居。出則和顏入則同歡。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無異。猶如親親心意。致至如此相敬。皆至無為。是故說曰。當選擇共居。如與親親會也。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多聞眾生解世非。

常明鑒三有。知今世後世之報。自知眾德具足。恒親近賢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說曰。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也。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中者。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大眾中。獨尊。隻步無有。儔匹。猶如明月在眾星中。光明遠照。無有及者。是故說曰。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_{親品第}二十六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二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泥洹品第二十七

如龜藏其六

比丘攝意想

無猗無害彼

滅度無言說

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者。猶彼神龜。畏喪身命。設見怨讎。藏六甲裏。內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為獵者所擒。或梟其首。或傷前左右足。或斷後左右脚。或毀我尾。今不防慮。定死無疑。比丘習行亦復如是。畏惡生死。攝意亂想。恒自思惟。雖得為人。寄生無幾。今不自攝者。便為弊魔波旬。及欲塵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是。故說曰。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也。無猗無害。彼滅度無言說者。不得猗於眾。結縛著邪業。顛倒欲有所猗者。唯依於聖諦。欲有所至。安隱達彼。喻如久病羸瘦。著床臥大小便不能動搖。或老羸極不能起居。要須健夫扶持兩腋。意欲所至。安隱至彼。眾生之類。其譬亦爾。諸根闇鈍。於諸深義。不大慳勲。

設遇良友。憑仰有處。漸漸得免生死之處。是以世尊演教後生。無猗生死。起謀害心。無猗無所害。乃成道跡。是故說曰。無猗無害。彼也。滅度無言說者。猶如熾火光焰赫赫。焚燒山野樹木。枝葉無有遺餘。火滅之後。更無赫赫之兆。凡夫之士。亦復如是。以貪熾火。瞋恚熾火。愚癡熾火。焚燒功德善根。永盡無餘。既自喪福。復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羅漢諸塵垢盡。姪怒癡火。永不復見。己身得道。復能度人。是故說曰。滅度無言說也。忍辱為第一。

佛說泥洹最。不以懷煩熱。害彼為沙門。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處在深山。無人處。勞神苦體。修行忍辱。內自繫意。眾相不起。時有迦藍浮王。出行遊戲。將諸宮人。嫖女五樂。自娛。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恣意自由。聞樂疲厭。即便睡眠。宮人嫖女。各各馳散。採拾妙花。遙見菩薩。在樹下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其有觀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眾星嶽峙。諸嫖女。見奔趣向。跪各一面立。是時菩薩徐開目。視威儀庠序。漸漸導引。與說妙法。欲不淨行。漏為大患。夫人貪欲染汚形者。後墮鳥獸。鴿雀之中。臭穢不淨。墮入惡趣。非是賢聖真人所學。諸妹當知。夫姪欲者。當受火車。爐炭之報。如是菩薩無數。方便說欲穢汚。時迦藍浮王。從睡而覺。左右顧視。不見諸嫖女。眾。即拔利劍。輕乘疾馬。馳奔求覓。良久。乃見。遙觀菩薩。顏色縱容。嫖女圍繞。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與我嫖女。欲情交通。內興恚怒。憎疾之心。瞋恚赫熾。不顧其理。直

前問曰。卿為仙士在此習術。卿為得第一禪耶。對曰。不也。大王。復重問。頗得第二第三第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耶。對曰。不也。大王。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學於道術。於此諸德不獲其一。何為在此喪其日月。菩薩報曰。吾所以捐棄家業在此學者。欲修忍辱之定。王復自念。此人在此學來積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以報我修行忍辱。吾今試之。為審爾不。夫試忍之法。不可飲食餽饌。作倡伎樂。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傷肌之惱。乃知現驗。王語仙士。設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試之。是時菩薩歡悅舒之。時王恚盛。不顧後世。尋拔利劍。斫右手。斷次斫左手。復斫右腳。次斫左腳。截耳截鼻。王問仙士。汝今何所志求。仙士報曰。吾今行忍辱。不捨斯須。正使王今取我身體。碎如芥子。終不退轉。失慈忍辱。夫人瞋恚污染之心。形毀之後。漏血無量。我今得忍。加被毀形。諸瘡孔中。悉出乳汁。以此為驗。故行忍辱。去彼不遠。復有仙士數百之眾。在彼學道。聞此菩薩為王所毀。皆來奔趣。圍繞問訊。不審仙士疼痛不至劇耶。對曰。非也。諸賢諸仙。復問曰。汝今形體分為七分。豈得復言無疼痛耶。菩薩報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墮地獄。餓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無上。為最正覺。爾時諸仙士各各歎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為妙。無有過者。捷疾利根。長養其福。必果其願。將至不久。是故說曰。忍辱為第一也。佛說泥洹最者。法中之微妙者。莫過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無為。無

起滅想。法中之上。無復過者。是故說曰。佛說泥洹最也。不以懷煩熱者。所以捨家捐棄妻孥。除去五欲。捨世八業。不顧俗榮。出家修道。何為於中惱熱眾生。是故說曰。不以懷煩熱也。害他為沙門者。夫為沙門。應第一義。隨沙門法。不越次序。無有憎嫉。詐誑於人。護彼如視己。不從教令進學。是故說曰。害他為沙門也。

言當莫驢獷
少聞共論難
所說應辯才
反受彼屈伏

言當莫驢獷者。佛在世與大目犍連說法。卿今日目連。夫為說法。當如法說。其間不容雜糅之義。說正法時。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顧視。豈當浮說不急之事。何以故爾。夫驢言者。多諸瑕隙。後更受形。一身百頭。如彼迦比羅比丘。不異。是故說曰。言當莫驢獷也。所說應辯才者。知天文地理。星宿變異。災怪所出。六藝通達。博練典籍。造作無端。便為智者所見。嫌疑。若喚責數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親近。是故說曰。所說應辯才也。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者。人相是非。此來久矣。我所說是汝所說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猶如二人。謗毀於佛。一人有受教不審。一人無信。諸根闇鈍。如斯二人。受地獄餓鬼畜生根栽。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謬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也。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
長沒無出期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者。如人執愚至死。不改結縛。著顛倒亂想。邪見質誠。而自纏絡。猶若破器漏出。所盛無所復中。塵土垢空。而自污染。是故說曰。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也。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必受其殃。猶若陶輪輪轉不停。久處生死。求出難。剋無以為喻。是故說曰。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也。

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者。若能自專。不興諸著。去諸縛結。便當獲致。無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猶如完器。堪任受盛。眾人見者。莫不愛樂。是故說曰。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也。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者。人無此瑕滓。得至滅盡。泥洹之處。永寂永息。無所起滅。是故說曰。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也。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知親第一友。泥洹第一樂。無病第一利者。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報應之果。昔有二商。客冒涉危險。他國治生。未經幾日。積財無數。一人緣至卒遇重患。所有財貨。療患亦盡。窮困頓篤。不蒙瘳除。一人無病。不費財貨。雖獲大利。猶懷怨訴。我今所得。蓋不足言。安隱歸家。無所損失。晝夜怨訴。不獲財利。親族勸諫。語商人曰。卿今無病。安隱至家。何為嗥叫。言不獲利。有身全命。寶中之上。是故說曰。無病第一利也。知足第一富者。如佛律藏所說。世有二人。難可厭足。云何為二。一得財而費耗。二者得財而深藏。若使閻浮地內。天降七寶。滿此世界。與此二人者。猶不知足。未斷欲之人。貪著財貨。得而復求。不知厭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釋非

真不顧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猶若琢石，見火電之過歷目，如斯之變遷轉不住，是故說曰：知足第一富也。知親第一友者，人共知親以欵到為本，先信後義，乃可同處。猶昔有一人情愛至深，但與朋友從事，不與兄弟言談，官遣禁防來召此人，其人醉酒殺官來使，尋走奔向歸趣朋友，以己情實具向彼說，我今危厄投足無地，唯見容受得免其困，朋友聞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難可藏匿，直可時還勿復停此，設事顯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熾，何為向我叛於骨肉，其人聞之，尋還歸家投歸兄弟，五體歸命，以實自陳，所作愆咎，宗族聞之皆共慰勞，勿為懼怖，當設權計使免此難。五親雲集，嚴駕行調，各各進路，適他國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勝本國財寶。日熾僕從無數，是故說曰：知親第一友也。泥洹第一樂者，泥洹之中終無患苦，塵勞眾結永無復有，休息滅盡，是故說曰：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 行為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者，昔苜沙王為兒阿闍世閉在深牢，人信斷絕糧餉不通，在彼飢困告訴無所，王欵思惟，念佛在心憶本所說，尋於獄中而說斯偈

最勝言教 流布無際 世共傳習 實無有厭
如無等倫 所說善教 身苦所逼 何過飢患
患中之苦者莫過於飢，是故說曰：飢為第一患也。行為第一苦者，夫人處世志趣不同，所習各別，飢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當有處胎

冥室之患，設復降形有折體之惱，諸情具足，當有衰喪老病所困，形受神從，便當受彼善惡之報，斯由造行之所致也，是故說曰：行為第一苦也。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人之修行求於永寂，永離眾患，安處無為，無復眾惱苦痛之患，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也。

趣善之法少 趣惡之法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泥洹

人在世間修善者少，雖復行善願不從意，設當眾行具足，是時諸天唯人為善處，人以天為福堂，猶如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諸天子，汝從此知五瑞應，至皆共雲集，語彼天子曰：汝從此沒願生善處，至彼至是，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處無為，爾時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諸天善處，快得善利，安處無為，此三句義何者是也？佛告比丘：道根具足，於正法中，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樂家屬，出家學道，是謂比丘。諸天之善處，云何安處無為？佛告比丘：得四聖諦，思惟分別，是謂比丘。諸天安處無為，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趣惡之徒多者，所以然者，眾生之類，修惡者多，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分別善惡好之與醜，但種地獄，餓鬼畜生之根，栽從冥入冥，無復出期，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是故說曰：趣惡之徒多也。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者，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聞而自寤，或有覩形而解者，是以聖人布教若干，應病適前，投藥不虛，其中利根之徒，觀世萬變，難可同處，上求無為，如救頭然，所以者何？彼處虛寂，閑

靜安樂，永合虛表，澄神不動，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也。 有因生善處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泥洹 如斯皆有緣

有因生善處者，云何為緣？所謂緣者，施戒聞慧，思惟，清信，士威儀，出家威儀，大道人威儀，捨善行跡，是謂因緣，趣道之基，是故說曰：有因生善處也。有緣生惡趣者，有何因緣？喻如有人內懷憎嫉，施心不開，犯戒殺生，不與取，如此十惡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墜墮，趣於三塗，是故說曰：有緣生惡趣也。有緣般泥洹者，所說泥洹，皆用賢聖真道，斷諸結使，前趣無為，離此聖品，則不可獲，猶如外道梵志，自相謂言：世無因緣，亦無本末，有者自然，而有無者自然，而無，何以知其然？猶若曠野荊棘，生其棘，鹹豈有巧匠，削利，鍼乎？如鹿百獸，群鳥，樹，捫衣，毛，雜色，形像不同，豈復有人，彩畫其體乎？論其品類，受性不同，地性，素奕，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奕耶？斯皆無因緣而自然生，如此之類，執迷來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絕，是故世尊說曰：其事有緣，不唐苦爾，復何因緣，眾生修行十善，眾生所處，其地平正，爾時坑坎，高岸，荊棘，逆草，自然平整，其有眾生，修行惡者，是時普地，盡生荊棘，高岸，絕坑，蚘蛇，毒蟲，孚乳，滋多，皆由先身積惡所致，是故說曰：如斯皆有緣也。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園側，因帝石室，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寂然無塵垢，見有眾群，鹿遇彼獵師，懷驚愕，馳奔嶮岨之中，爾時世尊復以天眼見有群鳥，避羅高翔，馳趣虛空。

如來天眼復見比丘言辯義趣柔和暢達尋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緣反覆究悉逆順本末如來天眼亦復覩之復見異比丘通夜之中反覆思惟入解脫禪定夜將欲曉闇復欲盡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復是如來神眼所監爾時世尊觀此義因緣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復使正法久住於世使後群生覩其大明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燒諸縛著

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者如佛契經中阿鎗所說佛告比丘此法精進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進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猶如有人素性怯弱素無兩目豈能設意露宿曠野多諸盜寇路難得越欲求度彼嶮難處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濟安身無為懷愚性邪意信倒見終不得越嶮難之處要有智慧之目賢聖之術然後能到無為之場是故說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也 比丘速杼船以杼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是時船師報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己功杼此儲水船輕身全何往不剋爾時比丘盡其乳哺之力杼其船水窮乃得越至彼岸收攝衣服整頓威儀漸漸往至親近世尊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如來知彼應得濟渡是以顧眄熟視而已非是辟支羅漢之所及

也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速杼船

以杼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今乃慮目前之難乃更反懼後世之忌船者危嶮世之常法權渡群生不以為倦形如真器純盛不淨何不遺棄杼穢漏病斷姪怒癡乘賢聖船得至泥洹者也

我有本以無 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 如今不可獲

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各自為正我本姓某字某雖有而無雖無而有無有而自生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也非無亦非有者非無者過去也亦非有者當來也如今不可獲者現在也執愚之士豈離沙門梵志行此邪徑不自改更所以爾者不解第一之義泥洹之道信於邪見不信泥洹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也 難見諦不動

善觀而分別 當察愛盡原 是謂名苦際

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滅盡泥洹極為微妙無形而不可見有為之法動轉不停無形法者不可移轉唯有如來辟支佛及聲聞等以智慧眼善觀而分別一一決了是故說曰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者也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者知愛根本興病若干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是故說曰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也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斷愛除其欲者愛之為病眾患之本以拔愛本枝葉不滋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欲本自滅

更不復生由愛生欲流猶如駛河漂溺生類億千萬眾喪其命根不得全濟河竭之後眾生往來無形傷害是故說曰斷愛除其欲竭河無流兆也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者愛為形質欲為枝葉癡為潤津若彼學人思惟妙觀能斷此者超越苦際是故說曰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也 見而實而見

聞而實而聞 知而實而知 是謂名苦際

何以故說見而實而見何以故非見實而非見如復有人若眼見色分別色本思惟識緣不起想著非見實而非見者如彼愚惑之人眼見色而生眼識此雖見不如非見何以故由其眼見而與眼識故也是故說曰見而實而見也聞而實而聞者若人聞微妙之聲不與識著是故說曰聞而實而聞者也知而實而知者如復有人分別識身採取善根捨棄不善根諸垢永盡更不造新是故說曰知而實而知是謂名苦際也 伊寧彌泥 陀俾陀羅俾 摩屑妬屑 一切毘羅梨 是謂名苦際

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國之語

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與說曇密羅國語宣

暢四諦雖說曇密羅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

所不解者復與說彌梨車語摩屑妬屑一切

毘利羅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尋於坐上得柔

順法忍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眾行永休息 識想不復興 是謂名苦際

無身滅其想者是身無牢為磨滅法是身不堅必當離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謂牢固意從想生想興萬病能滅其想乃應道真是故說

曰。無身滅其想也。諸痛得清涼者。此眾生類。流轉生死之海。江湖四瀆投之無厭。斯由痛本以受其困。眾生相殘共相殺害。皆由於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是故說曰。諸痛得清涼也。眾生行永休息者。人之受識由行而生。行以滋長。以成萬病。善行趣善。惡行趣惡。智人習行不造行本。是故說眾生行永休息也。識想不復興者。識想流馳。與病萬端。是以聖人攝識不散。人之興識多起癡根。以三百藥滅百識。農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而滅識想。復以無漏聖行頂忍之法。而滅識想。是故說曰。識想不復興也。有依便有動。有動便無滅。已無滅則知無厭。以知無滅則不見去來。今以無去來。今則無生死。以無生死。愁憂苦惱。由此苦陰。生諸眾病。斯由習與眾結。纏裹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謂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類。目所覩者。皆謂依也。能滅此者。乃應第一義。於第一義不見來往周旋。以無來往周旋。則無生死。不解此者。則興塵勞。生老病死。日日滋長。從是生憂。愁惱萬端。尋之不見其緒。展轉相生。成其五陰苦形。能滅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或有比丘。有生有實。有為。或有不生。設不有生。不有實。不有為者。則因生因實。因有為而說無為也。設當眾生無此患者。如來終不說滅盡泥洹之樂。知生之本末。有為知無為。生老所纏裹。衰者甚難制。知生之本末者。如彼契經中阿鈴所說。大愛之本末所說。佛告阿難。若生無有生者。則不

告人說生之法。下至群徒魚水之類。設龍有龍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難。我知有生。故說生矣。是故說曰。知生之本末也。有為知無為者。無形無像。不可觀察。於變易法。是故說曰。於有為知無為也。生老所纏裹者。人之處世。衰老則知死。二事見逼。不免其患。是故說曰。生老所纏裹也。衰者甚難制者。斯由眾行。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恚癡。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是故說曰。衰者甚難制也。非食命不濟。孰能不揣食。夫立食為先。然後乃至道。眾生之類。悠悠在世。皆由於食。人不得食。無以行道。是故說曰。非食命不濟也。孰能不揣食者。覺此非常。知食所出。審諦無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是故說曰。孰能不揣食也。食之為物。生死滓濁之法。有形則累其食。是故說曰。夫立食為先也。佛告諸比丘。我知諸人。非地非水。非火非風。所以非識非空。非不用非識。非有想無想。非今世後世。非及日月所照處。如斯之類。非緣所及。其中倒見之人。求日解脫。尼捷子等。自相教訓。求解脫者。要當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脫。佛觀此義。已欲斷生死狐疑。欲遮尼捷子顛倒之想。故說此事。欲斷後世狐疑。故說斯事。日月不俱明。邪正不競興。此事明矣。是故比丘。我亦不說周旋往來生死起滅。此謂苦際之本也。地種及水火。是時風無吹。光焰所不照。亦不見其實。應化之人。或憑所豪。或因有所濟。應豪貴度

者不加言聲。所憑度者。豁然自寤。不須師匠。謙恭卑下者。自然得寤。是故說曰。光焰所不照。亦不見其實也。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者。猶如日月之光。眾塵自蔽。不能廣布。宣其教命。猶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無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積行所致。是故說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也。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者。所謂梵志者。越過三界。行充德滿。故曰。梵志。是故說曰。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也。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非色非不色。得脫一切苦。有色無色。生於苦本。能脫此苦者。諸苦中得脫。是故說曰。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究竟不恐懼。越縛無狐疑。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究竟不恐懼者。究竟有二事。一者用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其曲。是故說曰。究竟不恐懼也。越縛無狐疑者。斷諸結縛。永盡無餘。生死久長輪轉。五道輪轉。無際。不知慚愧。恥辱之法。是故說曰。越縛無狐疑也。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者。夫人處世。行法不同。未得斷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有。三者無色有。所謂欲刺者。邪徑之刺。打捶而重捶。損而重損。是故說曰。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者。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者。所謂究竟者。法中之上。無有過越。病中之重縛。著欲心永盡。

無餘。是故說曰。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也。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者。所謂想著。興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癡是想。如彼雜契經所說。佛告比丘。瞿多當知。欲怒癡想。此為行本。彼諸眾想。永盡無餘。亦不興想念。彼欲意。所說言句。終不錯謬。所以然者。行有究竟。有不盡者。是故設教訓。彼後生。是故說曰。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知節不知節者。節為有為之行。不知節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閉塞。不通道義。是故說曰。知節不知節也。最勝捨有行者。至真等正覺。是為最勝。捨其三。有不造其行。是故說曰。最勝捨有行也。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者。猶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猶如孚乳之類。捨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捨其本行。而就無漏之行。是故說曰。如卵壞其膜也。

眾施法施勝

眾樂法樂上

眾力忍力最

愛盡苦諦妙

眾施法施勝者。眾施之中。何以故說法施為勝。所謂法施者。為良為美。為無眾患。其中眾生所聞法者。心意開寤。靡不解脫。所謂財施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由如與泝沙王說微妙之法。八萬諸天。萬二千摩竭眾生。復與釋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說微妙法。八萬諸天。皆得微妙法。諸情通達。無形罣礙也。是故說眾施法施勝也。所謂財施者。今日受施。明當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彼人聞法。從劫至劫。無有窮盡。是故說曰。眾施法施勝。

也。眾樂法樂上者。在俗處樂亂想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獄行。夫法樂者。暢達演說。問則不滯。暢達觀意。洋洋入耳。是故說曰。眾樂法樂上也。眾力忍力最者。昔有隣國之王。興兵起眾。往攻敵國。左右諸臣。語其王曰。隣國興兵。今來逼近。願王自備。共相攻擊。王語諸臣曰。此是閑事。何必須吾。公自臨敵。賊以逼近。攻伐城門。諸臣啟王曰。賊今在外。明王宜當深慮。斯理王告諸臣曰。賊雖在外。不足遠慮。但自營私。何慮公務。時賊暴虐。轉入城裏。左右啟曰。賊今逼近。不審明王。竟何備慮。王告諸臣曰。此事微細。何足上聞。隣國大王。轉進至殿。諸臣啟曰。隣國之王。今以見逼。不審聖尊。有何思慮。其王告曰。我今處世。變易不停。興者必衰。合會有離。宜可脫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適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娛。設此暴王。欲獲我身。擒殺形體者。不辭其愆。所以然者。亡國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萬民無患。豈不於我有大幸乎。時彼敵國之王。歎未曾有。舉聲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雖得勝。未如王比。開懷大通。不顧世榮。自今已往。還治本國。與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無異。是故說曰。眾力忍力最。愛盡苦諦妙者。愛之為本。眾結之本。學人習道。先斷愛結。然後漸進。無漏道檢。是故說曰。愛盡苦諦妙也。泥洹品第二十七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觀品第二十八

善觀己瑕隙

使己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善觀己瑕隙者。人但見彼惡。不見己愆。互相是非。共相誹謗。由如典場之人。抄穀高揚。輕者在遠。重者在近。是故說曰。善觀己瑕隙。使己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若己稱無瑕

二事俱并至

但見外人隙

恒懷危害心

遠觀不見近

夫人在世。多自矯譽。自稱功德。與世無雙。我之所行。戒聞施慧。為尊為特。為無儔匹。是故說曰。若己稱無瑕。二事俱并至者。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勝。順者恒負。執行之人。修德亦爾。自知己愆。不露見彼。是故說曰。二事俱并至。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者。人不自審。但見外事。諸不善法。弊惡之患。墮入惡趣。不至善處。種地獄畜生。餓鬼之苦。是故說曰。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也。虛空與地。各各離別。不見真法。不見非真法。是故說曰。遠觀不見近也。

知慚壽中上

鳶以貪掣搏

力士無畏忌

斯等命促短

知慚壽中上者。人之處世。不知慚愧。無所畏難。猶如暴逸之牛。無所畏難。彼愚騃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是故說曰。知慚壽中上也。鳶以貪掣搏者。猶如飛鳶。貪餐無厭。掣搏人物。無有忌度。眾生之類。亦復如是。貪著財色。無有厭足。是故說曰。鳶以貪掣搏。力士無畏忌者。如彼力人。無所畏難。在大眾中。恣意所作。無有及者。其有呵諫來勸喻者。尋懷瞋

悲斷其命根，是故說曰：力士無畏忌也，斯等命促短者，夫人處世輕人貴己，但執顛倒迷惑不寤，侵二尊物強梁自恃，如斯之類，命不久停，是故說曰：斯等命促短也。知慚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缺漏 當觀真淨壽

知慚不盡壽者，彼慚愧之人於諸衣食不大慙，所得財貨分布與人，麤衣惡食不著莊飾，唯存命於世無所榮冀，是故說曰：知慚不盡壽也。恒求清淨行者，所行清淨不造邪部，身口意淨應無上行，亦知外淨出言適前無所傷害，是故說曰：恒求清淨行也。威儀不缺漏者，收攝諸根不使流逸，是故說曰：威儀不缺漏。當觀真淨壽者，進止行來出口言語，飲食取以養其壽，是故說曰：當觀真淨壽也。

世間普盲冥 有目眇眇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世間普盲冥者，猶如盲人，不見善色惡色平地高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姪怒癡所覆，不見善惡之行，不知好醜亦復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處，是故說曰：世間普盲冥也。有目眇眇耳者，猶若長阿鎔契經所說，佛告長爪梵志，世皆脩善甚少，取要言之，懷倒見眾生多於大地之土，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不識父母，亦復不別尊卑高下，懷正見眾生者如爪上土，見雖不錯願求不同，猶如外道梵志尼捷子等，出家學道各自謂尊，書籍別異求於解脫，執愚意迷不達大道，正見之人蓋不足言，是故說曰：有目眇眇耳。群鳥墮羅網者，猶如獵者施張羅網懸涼

捕鳥，剋獲無數鳥獸之屬，其得脫者若一若兩，生天之眾亦復如是，若一若兩得受天福，如雜阿鎔契經所說，佛告比丘，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地土，從地獄終還生地獄，餓鬼畜生亦復如是，生天眾生如爪上土，是故說曰：群鳥在羅網，生天亦復爾。觀世衰耗法。

但見眾色變 愚者自繫縛 為暗所纏裹

觀世衰耗法，但見眾色變者，夫人處世千轉萬端，所行不同，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所謂器世者，三千大千剎是也。眾生世者，三界眾生四生五趣是。陰世者，色陰無色陰，於三世中取眾生界，何以故說衰耗之法，所謂衰耗法者，為姪怒癡所衰耗，猶如商賈遠涉塗路，遇賊亡失所獲財寶，為賊所劫，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姪怒癡所劫，劫斷善根財貨，眾人皆見知其衰耗，億千萬眾時有脫者，是故說曰：觀世衰耗法，但見眾色變也。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者，世多有人行跡不同，恒為二縛所繫，一者結使，二者陰縛，為此二事所縛，無明所陰蓋，亦不堪任，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猶若有罪之人閉在牢獄，不覩日月光明，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暗室所見纏裹，夫為欲怒癡所繫縛，欲求解脫難可得也，是故說曰：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也。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以性觀察都不見功德之本，復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難者，無一善根可濟免也。猶若有人沒溺深廁糞除所污，復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濟彼難，求覓淨處欲往手捉，遍悉觀之無一

淨處便捨而去，無漏之人觀察眾生，頗有毫釐善本可療治乎，遍觀察之，無有善本可療治者，聖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重乃至於斯，是故說曰：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眾生皆有我 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 不覩邪見刺

眾生皆有我，為彼而生患者，世多有人性懷顛倒，眾生之類，我所造為從我而生，復有說者，從他而生，從他而有，是故說曰：眾生皆有我，為彼而生患者，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者，一一者，所謂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見，信邪顛倒，是故說曰：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眾生所染著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觀此刺因緣者，所謂刺者，邪見之刺也，因緣者，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別異，所種不同，是故說曰：觀此刺因緣也。眾生所染著者，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者，各自謂正共相干錯，眾生之類，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復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是故說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也。眾生為慢纏

染著於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眾生為慢纏染著於慢者，彼人自念意性，驕豪，我今在眾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業，僕從家產無及我者，心意堅固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眾生為慢纏染著於慢也。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者，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

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不能免此生死至無為岸是故說曰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也以逮及當逮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及學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瞻視病瘦者 是謂至邊際

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潔欲清淨翫而習之於中興起憍慢不自改更是謂第二邊際是謂諸賢增益諸著以逮及當逮者得陰持入或有不得陰持入者此二俱受塵一者邪見塵二者愛欲塵為結所使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二俱受塵垢也習於病根本者外道異學是習彼技術而自榮己及學諸所學者諸有眾生學其技術乘馬御車造作無端皆能備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脫是故說曰及學諸所學也觀諸持戒者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烏戒舉聲似鳥或持禿鼻戒隨時跪拜効禿鼻鳴或持鹿戒聲響似鹿是故說曰觀諸持戒者也梵志清淨人者彼外道異學自相謂言其有兩兩行淨行者便得解脫至清淨處若復事火日月神珠藥草衣服宮殿屋舍然後乃至無為之處是謂名曰一邊際也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計欲清淨外人習之犯欲無隙是謂諸賢增益諸著能得知此者亦不隨流轉有日者觀所謂有日者諸佛世尊是信能觀察流轉停息是故說曰有日者所見解此二邊者無所染著不興塵勞此名邊際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 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者如彼水泡不得久停昔有國王女為王所愛未曾離目時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見水泡意甚愛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為頭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獲持云何得取以為花鬘女白王言說不得者我當自殺王聞女語尋召巧師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與我女作鬘若不爾者當斬汝等巧師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與王作鬘王甚歡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視女隨王語在外瞻視時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別水泡好醜伏願王女躬自取泡我當作鬘女尋取泡隨手破壞不能得之如是終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厭而捨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虛偽不可久停願王與我作紫金鬘終日竟夜無有枯萎水上泡者誑惑人目雖有形質生生便滅盛焰野馬亦復如是渴愛疲勞而喪其命人身虛偽樂少苦多為磨滅法不得久停遷轉變易在世無幾不為死王所見是故說曰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不觀世者五盛陰身如是不久當復消滅設能滅此五陰身者不與死王相見也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者如國王車雜色莊嚴雖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載是故說

曰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也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者愚人所貪翫而習之智者所棄若捐糞除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也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知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災是故說曰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緣多病少病形貌好醜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眾病之所因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者眾香芬薰沐浴其髮眾香沐浴香氣遠布是故說曰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也愚者以為緣不求越彼岸者愚者所纏裹不能得遠離無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謂彼岸者滅盡泥洹是故說曰愚者以為緣不求越彼岸也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智者所厭患 智慧之人分別妙觀思惟技計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智者所厭患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長者自念今時年少道人情欲未斷我今宜請來在家使諸婦女擎食供養設有欲情者我當知之即往在寺請諸年少道人詣長者家莊嚴婦女更著新衣盡出禮拜興恭敬意時有六通羅漢尋而覺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盡觸躄手脚各自一處爾時羅漢告諸比丘當

自專意以求度世，莫視女色與穢污心。時彼長者覩彼瑞應，歎未曾有。內自剋責，知為不是。五體投地，自求悔過。我今乃知法之微妙。諸婦女各各慚愧，即還入舍。是時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無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土塊，仰比須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爾時比丘便說此偈：強以彩畫形，莊嚴醜穢身。愚者以為緣，亦不自求度。分髮為八分，雙部眼耳璫。愚者所染著，亦不自求度。

爾時比丘說此二偈已，便從坐起而去。時彼長者及諸婦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寶。後日各各成其道跡。著欲染於欲，不究結使緣。當度欲有流，著欲染於欲者，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達賢之法。是故說曰：著欲染於欲也。不究結使緣者，貪嫉慳結病中之重者。入骨徹髓，醫所不療。積財億萬，不肯惠施。至其壽終，不能持一錢自隨。其有眾生修行貪嫉者，身無威神，遂致貧窮。宗親不和，為人所輕。是故說曰：不究結使緣也。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者，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無明流，四者見流。眾生之類，沈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當涉歷流轉五道，是故說曰：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也。

上一切無欲

當察此大觀

如是有解脫

本所未度者

上一切無欲者，上者色界無色界，欲者欲界

也。於此三界無復三毒，於中永得解脫。是故說曰：上一切無欲也。當察此大觀者，無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羅漢為勝，為尊，為貴，為無有上。是故說曰：當察此大觀也。如是有解脫者，聖人執行不自為己。於諸四獸，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說曰：如是有解脫也。本所未度者，昔所經歷生死之難，未曾為度。當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說曰：本所未度者。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昔佛在釋迦，搜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中。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入迦維羅竭城乞食。爾時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樓，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啟世尊言：如來之姓國中豪族，轉輪聖王所至之處，何為自辱持鉢乞食？爾時難陀取如來鉢入內，盛甘饌飲食。佛見難陀入舍之後，告阿難曰：我今向尼拘類園，難陀出者勿復取鉢。汝語難陀，躬自送鉢還于如來。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復隨後，語難陀曰：速還勿久，須來乃食。前進未久，婦重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者，恐捨家學道。難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鉢授與如來。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以至此。今宜遠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何為復辭欲還到家？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出家為道。閉在靜室，不使還家。如是經歷日月之數，次第當直，遂至難陀。難陀聞之內自歡喜。我今當直事，得從容因此

閑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受直，使辦水掃地。事事不闕。是時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關閉門戶，戶自然開。難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種，饒財多寶，無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設有漏失，以物償之。今當竊逐細徑，按大途者，備值如來。爾時難陀脫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從彼而進。難陀見已，奔趣大樹，欲自隱形。如來神力，反使大樹在難陀後。難陀周幢安身無處。爾時世尊復以神力，拔彼大樹，懸在虛空。爾時難陀入樹根處，隱形自蔽。如來尋往與共相見。難陀何為乃來至此？難陀默然慚愧，不對。如來再三告難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對。難陀言：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心不自專，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爾時世尊便說偈言：非園脫於園，脫園復就園。當復觀此人，脫縛復就縛。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當自專，勿懷恐怖。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天上。見一宮殿，七寶所作，金銀刻鏤，玉女營從，不可稱計。純女無男，亦無夫主。是時難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宮，殿快樂無比？七寶殿堂，彈琴鼓瑟，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昔所未聞。然此天女，無有夫主。唯願世尊解我狐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汝自往彼，問其情實。天女自當與汝說之。難陀受教，至彼天宮，以其情實問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寶殿堂，五樂自娛。汝等夫主，竟為所在？天女報曰：汝不知乎？閻浮利地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名曰難陀。

陀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處在天宮，彼人即我等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今所論者，正是我也。即還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諸宮殿，玉女營從，盡是我許。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獼猴，瞎無一目。佛語難陀：汝孫陀利，婦何如是？瞎獼猴乎？難陀白佛：止，世尊，勿復說此。豈當以此方之，彼人孫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術，無事不閑。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瞎獼猴比孫陀利，復以孫陀利比諸天女，億千萬倍，不以譬喻為比。是時世尊即接難陀，將至地獄，示彼苦痛，考掠，拷答，酸毒難計。八大地獄，湯煮罪人，一大地獄，十六隔子圍繞，其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燒炙，焦煮，苦痛難陳。有一大鑊，獄卒圍遶，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不審世尊，斯諸地獄，皆有罪囚，斯是何鑊，不見罪人？佛告難陀：汝躬自往問彼獄卒，自當為汝說其本末。是時難陀受佛教誡，往問獄卒：斯是何鑊，空無罪人？獄卒報曰：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為人放逸，姪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之後，當來入此鑊中。經歷劫數，乃得免脫。卿欲知者，其事如是。難陀聞已，衣毛皆豎，形體戰慄，顏色變異，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師，三界大護，今覩此變倍，懷恐懼，尋於佛前而說此偈。今捨天上位，不造生死本，求離地獄苦，願說泥洹滅。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為，令

至道場 青衣白蓋覆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末塵垢 永便斷縛者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

人懷恐懼意 迷不寤 值前禱祀不別真偽 昔

月支國有王名惡少 王此天下莫不靡伏 母教

勅王 設卿有臨死之難 慎莫左旋佛寺 當念

右旋 慎莫違吾此教 是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

純西城 手自執劍 殺三億人 不滿四億 規滿五

億 後戰不如 乘象奔走 顧見佛圖 憶母教誡

便迴象右旋 敵國見之 皆伏還國 王見賊退 尋

後追攝 即還壞賊 擒獲王身 便憶佛語 自歸

佛者 為尊為上 無有及者 設我不右旋者 豈能

壞此賊乎 是故說曰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也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歸法比丘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苦緣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人之修道 唯有信義 信根以全 戒則不毀 諸

有眾生能自歸此三寶者 無願不成 為天人

所供養 自致得道 亦復受永劫之福 人之無

怙猶樹之無根 若有所憑 何事不果也

觀以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所謂觀者 苦習盡道 真如四諦 彼執行人 以

觀苦習盡道 真如四諦 觀者現在 以觀過去 當觀未來 興於塵勞 皆由三世 墜墮生死 不

至于道 是故說曰 觀以觀當觀也 不觀亦當

觀者 所謂不觀者 不見苦習盡道 如是當觀 深察分明 知為不見苦習盡道 真如四諦 是 故說曰 不觀亦當觀也 觀而復重觀者 信能 分別苦習盡道 一一思惟 究暢其義 觀而不 復觀者 已觀已知 不復思惟 是故說曰 不觀 亦當觀 觀而復不觀也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畫以為夜 寶身壞不久

觀而復重觀者 觀有二種 一者財觀 二者第

一義觀 夫財觀者 增益結使 第一義者 盡有

漏成無漏行 是故說曰 觀而復重觀也 分別

彼性本者 或有人性造行不同 國界若干 法教

非一 聖人在中 一一分別 或有意開寤者 或有

意不開寤者 或有開寤不開寤者 眾生受性

寤有遲疾 是以聖人訓之以道 勸加脩行 晝

夜匪懈 是故說曰 分別彼性本也 計畫以為夜

者 眾生之類 性行不同 或思善本 或不思善

本 是謂計畫 以為夜也 寶身壞不久者 世間

財貨世之常法 終日聚集 要當消壞 善根財

貨者 終不腐敗 是故律本說曰 當以不寶之

身易寶身 不寶之財易寶財 不寶之命易寶

命 是故說曰 寶身壞不久也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觀而不重觀者 彼修行人 思惟妙觀道者 觀

察知彼行人 亦無妙觀 得思惟定者 有二種

人 一人得觀 一者不得觀 復更有導師觀察

行人 頗有應於聖諦者 不遍思觀之 不應聖

諦 是故說曰 觀而不重觀也 觀而亦不見者

多有思惟修集道行 復觀久遠過去 世事 或

有達者 或有不達者 一一分別 亦不錯亂 是

故說曰：觀而亦不觀也。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因何見不見，因為出何見

云何見不見者，行人修法計有，是常清淨之法，所謂不見者，不見苦習盡道，是故說曰：云何見不見也。何說見不見者，行人唯見一緣，或緣色或緣色聲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說曰：何說見不見也。因何見不見者，猶如二人眾行，以具功德備悉，雖在生死不懷怯弱，意求斷結亦無疑滯，一人意偏不達究竟，一者不見斷諸有漏，一者不見在諸生死，是故說曰：因何見不見也。因為出何見者，由賢聖法自見出要義，所願必剋無所畏忌，是故說曰：因何出何見也。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

猶若不觀苦者，如彼學人不見苦空非身無我，亦不分別於諸行陰，便為墮落，自觀身中污穢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分別色之本末，是故說曰：猶若不觀苦，常當深自觀也。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者，所解苦空無常非身之義，身之為患流溢萬病，行人思惟意不亂錯，深知病之根源，身寄於世四大合成，從無數劫以來不覩大明，斯由癡惑所纏裹故，我今以脫不造彼緣，是故說曰：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也。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因彼而觀察，去冥見大明，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者，世間盲冥不覩大明，誰之所造，眾生遊遊不識正路，現有四大陰持入苦，愚者染著不信為患，興諸邪見，遂增塵勞，因彼行人而自觀察，晝夜思惟斷

結為業，去冥見大明，大明之本無冥根，是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識真如四諦苦習盡道，不修境界清淨之行，是故說曰：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也。觀品第 二十八竟

出曜經卷第二十四

出曜經卷第二十五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惡行品第二十九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諸惡莫作者，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不以脩惡而得至道，皆習於善自致道跡，是故說曰：諸惡莫作也。諸善奉行，彼修行人，普脩眾善，唯自瓔珞具足眾德，見惡則避，恒脩其善，所謂善者，止觀妙藥，燒滅亂想，是故說曰：諸善奉行，自淨其意者，心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難解之結，纏裹其心，欲怒癡盛，憍慢慳嫉，種種塵垢，有此病者，則心不淨，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是故說曰：自淨其意也。是諸佛教者，如來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佛出世間，甚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花，億千萬劫，時時乃有，是故如來遺誡教化，聖聖相承，以至今日，禁誡不可不脩，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誡惠施所致也。是故說曰：是諸佛教。惠施獲福報，不藏恚怒懷，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昔日大目犍連同產弟，饒財多寶七珍具足，

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虎珀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是時目連往到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說，夫人惠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惠施，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甚至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告勅，施獲大報，不敢違教，竭藏惠施，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然財寶貨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乎？目連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陳此語，無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且示汝微報，若欲見者，隨從我來，爾時目連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於六天，彼有宮殿七寶合成，前後浴池香風遠，布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亦無夫主，弟白目連：是何宮殿巍巍乃爾，不見有男，純是女人，目連告弟：汝今往問自當知之，即往問之，天女當知，我有所問，願見發遣，天女問曰：有何狐疑而欲見問，其人報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斯德於中受福，願解我疑，永無猶豫，天女報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積有年歲，食福自然，無復是過，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懷，今當與說，閻浮利內迦比國，釋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者，弟大富長者，好惠施，周窮濟乏，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與我等作夫主，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其人聞惠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

施當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頭面懺悔。還至世間。廣施不倦。是故說曰。惠施獲福。報不藏。恚怒懷者。夫人懷毒。藏匿在內。伺人之惡。惱人之善。如斯之類。不可與親。如灰覆火。日雖不覩。蹈則燒脚。身無防備。唐突禁戒。當時意勇不覺。傷損人之傷害。自古有之。或先懷嫌。或卒興怒。卒興怒者。猶尚可恕。先懷嫌者。斯意難親。所以然者。夫人陰謀。必有傷剋。群愚相逐。遂致惡災。外揚不密。內共情通。共相稱譽。成惡朋友。事與願違。遂致喪沒。家屬財產。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惡聞其聲。是故說曰。不藏恚怒懷也。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者。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猶四瀆水。斷流而無所畏難。滅渡諸惡。部使不復生。有災吐毒。欲怒癡生。拔三根栽種。其三業仰脩。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是故說曰。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也。 隻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 如鶴擇乳飲 隻行勿逐愚者。所謂隻行者。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繫念在前。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莫與惡知識從事。是故說曰。隻行勿逐愚也。欲群當逐智者。世多人慕及上賢。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邃。堪說道教。不懷疲勞。是故說曰。欲群當逐智也。智者滅其惡者。智慧之人。明古達今。出言所說。必有所濟。晝夜孜孜。思惟道術。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滅眾惡。是故說曰。智者滅其惡也。如鶴擇乳飲者。如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長。展轉相生。其數無限。養鶴之法。以

水和乳。乃得食之。鶴之常法。當食之時。鼻孔出氣。吹水兩鬮。純食其乳。鳥之頑鹵。由能分別。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爾乎。當選其善。蠲除其惡。如彼鳥鶴。深知好惡也。是故說曰。如鶴擇乳飲也。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處賢

觀世若干變者。所謂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此三世者。貯病之牢室。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內者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外者含毒之類。虻蛇百足。蝮蠍虎狼。所見噬螫。眾變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盜賊。怨讎之類。竊來傷害。是故說曰。觀世若干變也。知法起滅跡。知跡起滅。其事有二。一者結跡。二者陰跡。能滅其事。乃應無為。是故名曰知法起滅跡。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者。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鶴飛則高。不樂丘塚。猩猩好淨。不處廁溷。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處群俗。與共同光。愚者好惡。不處賢眾。是故說曰。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也。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飢想 當服於法味

解知念待味者。經歷無數生死已來。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味。殊勝之味。甘蔗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稱數。晝夜享之。無有厭足。然不從此得至無為。念待味者。未曾經口。設當一遇。永無飢渴。其餘味者。展轉生死。墜墮三塗。欲求出期。實為難矣。是故說曰。解知念待味也。思惟休息義者。彼脩行人。專精一己。思惟禪定。心所念法。終不錯亂。從初至竟。不識其緒。是故說曰。思惟休息義也。無熱無飢想

者。貪欲是熱。瞋恚是熱。愚癡是熱。飢渴是熱。能斷此飢渴熱者。其事甚難。正使飲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見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淨之味。乃得消此眾渴之本。是故說曰。無熱無渴想。當服於法味者。所謂法味。眾施法。施勝。眾味。法味。勝。得此味者。法身不離善本。斷諸世俗。飢渴之患。人欲修學。求其解脫。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無為。不自慙。勤欲求得道跡者。甚為難矣。是故說曰。當服於法味也。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 不憂墮惡道

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者。人初立行。先習善法。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聞輒信解。意狐疑者。不達於法。此人必當經歷生死。億佛超過。不蒙得度。設損其心。不毀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脩學。專意乃獲。如匹夫聞彼有法。中路多難。無由經過。一意念彼。形意以達。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隨。是故說曰。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也。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者。夫人習行。敦崇道業。世俗見根。而現在前。雖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興想著。求於上及。斯人終不憂墮惡趣。是故說曰。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也。 人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

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人要當數修琢。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者。舊學之人。外虛內實。或有潛隱山藪。或有伴狂遊世。行雖不同。所濟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行人權現。千轉百化。要設方便。導引眾

生至百練室，所謂室者，泥洹虛寂無為城是。是故說曰：人欲練其神，要當數彫琢也。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者，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辯才，義辯法辯辭辯應辯，義辯法辯者，此二攝內法，辭辯應辯者，此二攝外法。是故說曰：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也。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者，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返，皆執威儀不失其節，猶如眾花競敷香氣，遠布，履行之人亦復如是。戒聞施德諸總持門，定意不散者，能親近此無所違失，便能成就無漏聖行。是故說曰：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者，諸根具足無所流溢，所說專正言不卒暴，威儀禮節無所漏失。如斯之人，無有儔匹，亦無過者。是故說曰：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也。吹棄諸惡法，如風去其葉者，行人執意鏗然不動，執信堅固，毫釐不犯，去諸惡法，日進其善。晝夜技飾，不令有塵，如鐵生垢瑩治乃明，人心重垢須慧，乃照。是故說曰：吹棄諸惡法，如風去其葉也。

無故畏彼人

誹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無故畏彼人，誹毀清淨者，人之脩學除穢，為上行，人除垢唯修清淨，功德充滿，何懼不達，心無慳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寤，斯由通達了深要故。清淨之人，無有結使，愚者誹毀，謂為不淨，誹毀聖者，受無擇罪，斯由福報積行所致。是故說曰：無故畏彼人，誹毀清淨者也。

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者，世人執迷以惡為妙，由是殃禍漸入泰山，造地獄餓鬼雜畜生之罪。是故說曰：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也。

人之為行，各各自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人之為行，各各自知者，人之修行志趣，若干惡者自知惡，善者自知善，雖為善惡不自知者，受報一倍，善者受福無窮，惡者受罪一倍，淨者受淨行，不淨者受不淨行，臨終之時，善惡然別，若神來迎，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不錯亂，衣被服飾自然著體，天女圍遶共相娛樂，還自見光所照無礙，積惡之人，臨死之日，神識倒錯，但見大火劍戟，見蹲鴟野狐羅剎，豺魅虎狼惡獸，復見刀山劍樹荆棘坑坎，惡鬼圍遶。是故說曰：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也。

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無所憂，人之為惡，後自受報者，夫人為惡自招禍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為惡，後不受報，如此之人生，則遇聖，當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意自清潔不累於人，自行清淨，自受其報。是故說曰：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無所憂也。

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練

如鐵鑽純鋼

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者，己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是故說曰：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也。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者，愚人所習，終日不窮，一日所造墜墮永劫，雖遇賢聖不蒙濟度，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是故說曰：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也。

若眼見非邪

點人求方便，智者善壽世，亦不為眾惡。

若眼見非邪者，夫人習行專精為要，若眼見色不起眼識，若好若醜，意悉平等，設見好色不興染著，設見惡色亦不懷感，是故說曰：若眼見非邪，點人求方便者，見彼眼色知為非真，為磨滅法，遷轉不住，生者有盡，常者亦滅，愚者翫習智者所嗤，是故說曰：點人求方便也。智者善壽世，亦不為眾惡者，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防惡於無形，養福於自然，執行不累於世，言教不損於形質，在世周旋，未幾彼壽見短，如有恥，見長不自稱，在世訖其壽，終不為惡行。是故說曰：智者善壽世，不為眾惡也。

商人在路懼

伴少而貨多

經過嶮難處

然有折軸憂

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者，昔有眾賈商人，冒涉途路，經過曠野嶮難之中，路多盜賊，無由自免，所齎財寶無有資糧，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懷恐懼，神識熾然，有一點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難，眾人意正，便得無他。是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也。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者，道路嶮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遇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為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者無毫釐之礙，演教者不捐其功。是故說曰：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痛

不為毒所害

毒無奈瘡何

無惡無所造

猶如調達在羅閱城，興謀害心，後事彰露，舉

國聞知時王阿闍世語調達曰。汝宜出國不須住此。十六大國莫不聞知。云何此有調達造作眾惡。起傷害心向於如來。調達聞已內懷憂感。心不自寧。便還本國。宿怨不盡。為悲結所纏。唐突菩薩宮內。語瞿夷曰。我今取汝拜為第一夫人。不審聖女為可爾不。瞿夷聞之語調達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調達尋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蘇。瞿夷語曰。除悉達力。更無有人出我上者。設當與汝相把持者。身體碎爛。劇於塵霧。猶如力人指壞千樹。隨意碎之。有何難乎。是時調達轉進入宮殿坐菩薩床。宮人見之。悉共嫌恨。即前競捉擲于床下。即傷左臍。不堪行來。家人輦輿還歸本舍。諸釋皆嫌。皆來告語。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懺悔。調達聞之。私設巧詐。密作鐵爪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瞋恚。爾時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有身無瘡。痛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無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佯如懺悔。以爪搗壞其脚。毒氣流溢。自當取死。諸人輦輿往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語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在地。尋時地中勇火沸出。纏裹其身。將入地獄。是故說曰。有身無瘡。痛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也。

為身作患。死入地獄。受痛難量。是故說曰。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也。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難者。人能自察前世後世善惡報應。廣施周窮。侵肌之貸。以施於人。此事甚難。是故說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也。善哉修善者。善哉為甚惡。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善哉脩善者。善人脩善行。應自然。為惡之徒。不可親近。為善之人。諸佛衛護。諸天世人。所可愛敬。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是故說曰。善哉脩善者。善哉為甚惡者。人之為惡。日增無損。猶如蔓草。不種自滋。正使鏟其地淨。故處猶生不息。是故說曰。善哉為甚惡也。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者。猶如真陀羅種。恒擔死人捐棄塚間。心恒喜歡。無所畏忌。心倍歡喜。以自娛樂。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杻械。晝夜行惡。自謂為尊賢聖之人。觀此眾變。以為大患。應死之人。將詣都市。舉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貪慕。是故說曰。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也。

復蘇求死不得。要償故罪。以盡無餘。然後乃出。若在畜生愚癡所蔽。不識真道。領腫脊壞。穿鼻羈頭。枷鎖手脚。若生餓鬼。晝夜飢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鍼。身長四十里。一寸千隔。若在人中貧賤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是故說曰。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熟也。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者。彼執行人見其行惡。隨時訶諫。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於三惡道造罪根本。是故說曰。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也。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者。如人作惡後。尋懷悔。咄我所作。將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習之。將非是我執意誤乎。自今改悔。觀惡穢污。是故說曰。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也。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者。賢人守戒眾德。具足。多聞辯慧。言無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誠。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見小過。隙便懷恐懼。況當造無擇之罪。是故說曰。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也。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者。賢者自察自觀性行。我今所致。供養者。皆由前身積學所致。宿不種福。布恩施德。今日何緣得此福報。今不謹慎。重行其德者。後更受形。無福可憑。復當流浪。經歷生死。方便積行。久乃成就。其間艱難。非度所知。非算所籌。過佛恒沙。不覩不聞。由行自墜。至今不度。是故說曰。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也。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

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者。人為惡行當自改更。備受三塗八難之苦。於中求出亦甚難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設受其報猶輕。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斯由悔過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負擔不重。食以隨時不加苦痛。若為餓鬼鬼有四種。生作豪尊。餓鬼衣食自然。若處人間豪富大族無所渴乏。若生於天微福之報。食以覆口自恥福少。是故說曰。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也。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者。學人見惡意不願樂。自攝其意不使分散。罪雖微細報如泰山。猛火雖小焚燒山野。是以智者常當防慮。知惡根源眾苦之首。是故說曰。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也。

人能作其福

亦當數數造。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者。人生一世所以致貧窮者。皆由前身慳結所誤。是以聖人觸類所說。先以施惠為首。雖復貧窮要當少多減損以補曩愆。雖無財貨當自役己出力。作使脩補神祠。佐助眾事。不使日夜闕其福業。彈指之頃念善亦是。況復躬自行功德乎。是故說曰。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也。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者。人之脩福多所潤及。見行善者代其歡喜。輒自出財勤助為福。見身獲祐善名流布。見者心歡靡不致敬。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閑處。是故說曰。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

攝持惡根本。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者。善心具足勿令

分散。執意在前如擎油鉢。戰戰兢兢如避劫燒。當以無常苦空非身。除心穢垢沐浴使淨。是故說曰。當先制善心攝持惡根本也。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者。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糧者。命終燒身之患。日夜為惡不能自改。是故說曰。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也。為惡雖復少。

後世受苦深。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

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者。人意不固所行無記。少多為罪。或覺不覺。要當受報不免。其對無慚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是故說曰。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也。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者。少多有隙塵垢染意。便當受於無邊之罪。或觸燒人使興惡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或離別眷屬鬪亂家室。如此之苦眾惱無數。是故說曰。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也。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當獲大報。如種獲實。

為福雖少。後受大福者。人之為福唯存在心。不在財物有多有少。設物多內心吝惜。後獲其福亦不足言。施物雖少。心意普等廣及一切。不自為己。後獲其福不可稱限。是故說曰。為福雖少。後受大福也。當獲大報。如種獲實者。後受天人自然之福。顏色從容。恒處中國不在邊境。言從語用不傷人意。饒財多寶。不懷憎嫉。在家脩德。宗族和穆。設當出家捐棄恩愛。剃除鬚髮。著三法衣。苦形學道。除榮冀心。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眾德普備。功福具滿。猶如田夫多種。獲報倉庫盈滿。意志歡喜。內自慶賀。功不唐舉。是故說曰。當獲大報。如種獲實也。

無過而強輕

無恚而強侵。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者。如彼有人無有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駭之人。興意向彼起謀害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見有哀苦拔濟其難。興念生類如母愛子。是故說曰。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也。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者。所謂十品者。一名無救。二名焰。三名大焰。四名黑繩。五名啼哭。六名大啼哭。七名等害。八名等命。九者畜生十者餓鬼。其有眾生惡心熾盛。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是故說曰。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也。

痛痒語麤獷。此形必壞敗。眾病所酷切。

心亂而不定。宗族別離散。財貨費耗盡。

王者所劫略。所願不從意。或復無數變。

為火所焚燒。身壞無智慧。亦趣於十品。

此上諸偈盡是如來神口所說。調達愚教阿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來。是時世尊尋向彼象而說斯偈。

久作言無罪。屏狼言無罪。斯皆有證驗。

夫人作惡事有輕重。意盛不捨不能去離。不求出要藏隱自匿。亦復不能向人陳說。是以世尊教誨後人。新作舊造下至屏狼之處。善惡冥報不可藏匿。是故說曰。作惡勿言無。久作言無罪也。屏狼言無罪。斯皆有證驗者。人欲設意在屏狼處造諸罪根。當時雖可免萌類謗。然復不免後世報對。是故說曰。屏狼言無罪。斯皆有證驗也。

久作亦言憂。屏狼亦言憂。彼報亦有憂。

人之造惡初意赫熾。不自覺知。當時心勇謂

為應爾爾時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沒之際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今此群惑之徒執迷亦爾造身口行不善之本臨終之日諸惡重陰各自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是故說曰作惡言有憂久作亦言憂屏猥亦言憂彼報亦有憂也

此憂彼亦憂

惡行一俱憂 彼憂彼受報 見行乃知審

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所謂此憂不死不命終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是故說曰此憂彼亦憂也惡行二俱憂者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昔琉璃王興兵攻伐迦維羅竭國摧破人民擒獲七千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蹋踏殺之略說其義佛告比丘拘薩羅王現無反復違聖叛真興無擇罪斯等之類却後七日自當受報拘薩羅國王種當絕無復繼嗣無擇地獄火焰當出纏裹王身及諸侍從悉入無擇地獄之中琉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宮人嫖女出城避災尋詣恒水張帆乘船謂為免難時阿鼻地獄火焰來接及諸群眾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琉璃王先未避災之時來至舍衛城內遙聞作倡伎樂歌舞戲笑五樂自娛王問左右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徹於此諸臣白曰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聲王尋遣信速喚使來我今征伐與賊戰憂慮國事祇頭今日方更歡樂以五樂自娛設我戰鬪不如賊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祇頭太子聞王召喚尋出奉迎

王告太子吾與賊戰心憂萬國汝今方更五樂自娛即拔利劍斬而捨去祇頭捨身即生天上內宮妓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天上婁女前後圍遶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爾時世尊復與琉璃王而說斯偈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隣

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隣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其人復念隣國有王號善宿脩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尋往至彼隨王乞索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感涕零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感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感耳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一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噉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隣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九十九王白羅刹王曰隣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脩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爾時羅刹人王即起

出曜經卷第二十六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要品第三十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黦ウツ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虫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謂為己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昇于東方爾時無復有夜光虫明顏色黦黦像如純墨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黦黦也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無聲問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寤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蓋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爾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有大明夜光便黦黦也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於牢

由起邪見故

不牢起牢想者此眾生類戀慕生死若自生念人處世間樂著五欲以自娛樂者乃為牢固是故說曰不牢起牢想也牢起不牢想者邪見之人執意來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竊聞佛家稱說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復無有歌歎喜舞宗親五族行來進止園觀浴池都無此者有何牢固佛言不爾斯等顛倒邪心不滅牢而固者莫過泥洹反更毀些以為不牢

是故說曰牢起不牢想也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者滅盡泥洹無有眾患澄然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不解以為非真是故說曰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也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

正治以為本

若有眾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不欺詐誑惑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眾生入此室者寵位至不以增歡毀辱逼不以加感與倒見異其辭邪邪殊其趣冥然太虛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為之澹然顧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是故說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為本也 愚意以為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

斯由愛深固

愚意以為牢者夫人在世意愚難革或言陰聚為牢或言結本為牢於中興想不別真偽雖復出家學道反習邪行是故說曰愚意以為牢也反被九結縛者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如蛾投火不顧後慮斯由愛深固是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也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滅

無惱脩梵行

諸有懷狐疑者彼脩行人思惟惡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狐疑也今世及後世者今者現身後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於中不興猶豫生狐疑者乃應定意是故說曰今世及後世也禪定盡能滅者入定之人心意

堅固盡能消滅不興想著是故說曰禪定盡能滅也無惱脩梵行者不為結使所煩惱執意清淨常如一心所脩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說曰無惱脩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人之脩道常懷染汚姪怒癡垢不去于心雖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則不至於道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也能持此服者唯有賢聖之人防塞眾惡能服此真法之服無有此者則不應服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御無所至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若能除垢穢脩戒等慧定者人之脩學除穢為本三毒結使永盡無餘雖得羅漢不入定意無記對至乃知謬誤脩戒除垢穢不失其道心是故說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也彼應思惟業應此服袈裟者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無事不果諸天世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應此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偽心

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者世多人與人言談內懷姦宄外如現愚是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也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者往昔波斯匿王園觀遊戲見二梵志苦形學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道志苦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觀見二梵志苦形學道至為難及亦無儔匹佛告王曰人之脩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

威儀尋省來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王聞斯語，內懷慚愧，即從坐起，頭面禮足辭退而去。還至宮殿，告語傍臣，汝速詣彼喚二梵志，在我後園，吾觀察之。審有苦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逸行不合己。臣受其教，即喚在園。王自樓上遙觀其行，知彼巧偽，詐稱為道。重懷慚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道者，皆受誅戮，不得從容。王至佛所，頭面禮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不違此誓。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也。

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 乃名為善色

有能斷是者，永拔其根本者，世人多懷姦宄之心。雖披法服，內行不真，能斷此者，乃應道門。是故說曰：有能斷此者，永拔其根本。智者除諸穢，乃名為善色者，智人習法，要應為道。非法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眾人敬仰。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為善色也。

不以色從容 暫觀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

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偽鑰 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畏忌 內穢外不淨

不以色從容，暫觀知人意者，世多有人，顏色從容，與人言談辭義辯美，然內心虛偽，心口相違。雖名為人性行不均，外如賢士，內懷毒行。雖暫相見，賢愚不別，猶夜觀火，遙見光明，若當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內懷熾焰。是故說曰：不以色從容，暫觀知人意也。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者，當來愚人，巧詐滋繁。

漸漸遂至謗賢毀聖，姦宄萬端，幻惑世人。與人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礙，堪在大眾為無軌事。眾人覩者，莫不拭目。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也。如彼虛偽鑰，其中純有銅者，巧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

勝真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此為喻。如彼偽鑰，獲世重利，姦宄之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檀越，獲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受洋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是故說曰：如彼虛偽鑰，其心純有銅也。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者，如彼姦宄之人，多將翼從人間，遊處眾人，見者莫不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非是真人也。是故說曰：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也。貪饕不自節。

二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猪 數數受胞胎

貪饕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者 如彼愚惑之人

為人體肥盛，不能轉側，檀越施主，隨時禮覲，愚人伴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為譬。如被養猪，臥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捨身受身，無有休已。是故說曰：貪饕不自節，三轉隨時行，如圈被養猪，數數受胞胎也。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響自應。於後園中，自然生甘蔗之樹，流出甘漿，晝夜不絕。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數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厭，身體肥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所，低身揖讓，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王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辭佛還宮。即勅厨宰作食之人，設汝擎食，在吾前者，先說斯偈，爾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為法。王轉減食，身體輕便，進止行來，無所患苦。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者，初履行人，意不堅固。內自思念，髮毛爪齒，愛著清淨，興著欲想，增益瞋恚，愚癡滋長，不攝諸情，根門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由火赫熾，復益酥油，深明此理，豈是滅火之兆乎。夫欲息姪，怒癡，火永不生者，當興惡露，不淨之想。是故說曰：觀淨而自脩，諸根不具足也。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彼修行人，乞求無厭，得而藏囊，慳心不捨。若後命終，受凡品行，是故說曰：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也。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者，行人執愚不脩善根，欲意熾盛，不自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難，猶若蓋屋覆治不牢，天雨則漏。澆灌衣服，淨者使污，人情如是，意不堅固，漏姪怒癡。是故說曰：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者，行人御意不暇，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一分別料簡，身中三十六物，穢污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收

攝諸根不使漏失。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也。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者。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瞪瞢不容入定。信心勇熾堪行精進。超群獨邁。尋受其證。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也。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者。行人用意眾想不亂。欲為禍根。主生災患。見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則對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悉為苦患。制意不興。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御六塵。內攝六情。內外清淨不漏欲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為飄風之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曰。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也。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無欲常居之。非欲之所處。

空閑甚可樂者。所以聖人論此語者。欲使行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專一。思惟技計不移時節。意念嚮應。如人呼聲。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也。然人不樂彼者。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著女色。以為實用。一旦亡沒。乃知非真。是故說曰。然人不樂彼也。無欲常居之者。所以言聖人者。無姪怒癡。諸結縛著。豁然除盡。淨如天金。亦無微翳。若在人村周遊教化。到時持鉢。福度眾生。隨施多少。祝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眾。心存曠野。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也。非欲之所處者。著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墮罪。閉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欲求出。良難得矣。姪泆之人。亦復如是。癡心所裏。閉在欲獄。不遭無漏聖叡之藥。欲得

免濟甚復難剋也。是故說曰。非欲之所處也。

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莫不蒙祐。真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眾害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是故說曰。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莫不蒙祐也。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剋不難。猶若眾山。競出好藥。隨意取之。分別毒害。是故智者說眾德具足。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也。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者。不以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本。聞善不歎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是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也。賢者有千數。

智叡在叢林。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

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者。所謂賢者有所分別。聞一句義。暢演無數辯才之法。思惟分別。皆由觀練。是故說曰。賢者有千數。叡智在叢林也。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者。分別諸法。不失次第。義理深邃。究暢其法。知所從生。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一一不失。是故說曰。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多有眾生類。

非射而不值。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

多有眾生類。非射而不值者。所謂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是故說曰。多有眾生類。非射而不值也。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者。利根捷疾。觀是常。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犯戒之人。聞彼教訓。謂為誹謗。不說真誠。自不稱名。姓號之本。亦不自卑。歎譽彼者。猶若

善射之人。分別善者而効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是故說曰。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也。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者。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是故說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也。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者。夫人不樂眾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也。無信無反復。

穿牆而盜竊。斷彼希望意。是名為勇士。

無信無反復者。如有諸佛弟子。無有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亦復不信苦習盡道。盡者為滅盡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說曰。無信無反復也。穿牆而盜竊者。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之牆。於中貿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穿牆而盜竊也。斷彼希望意。是名為勇士者。斷其利養之想。無有希望。人中之士。無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希望意。是名為勇士也。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遍滅其境土。無垢為梵志。

除其父母緣者。如來所以說者是。現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是故說曰。除其父母緣也。王家及二種者。所以論王現其憍慢。二種者。一者戒律。二者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是故說曰。王家及二種也。遍滅其境土。無垢為梵志者。如來所以說此者。欲現已慢。永盡無餘。脩其淨行。是故說曰。遍滅其境土。無垢為梵志也。

若人無所依。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

若人無所依者。脩行之人無眾結使。亦不藏貯。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也。知彼所貴食者。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搏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意想著。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劍戟。如彼搏食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惡露不可貪樂。是故說曰。知彼所貴食也。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者。如彼眾生入三解脫門。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也。

鳥飛虛空。而無足跡。如彼行人。說言無趣。鳥飛虛空。而無足跡者。虛空飛鳥。悉名鳳凰。虛空之中。不見足跡。周旋往來。都無處所。是故說曰。鳥飛虛空。而無足跡也。如彼行人。說言無趣者。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不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也。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

思惟以為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也。不依於未然者。不知未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也。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者。著二解脫滅盡之門。以自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也。希有眾生。不順其徑。有度不度。為死甚難。希有眾生。不順其徑者。希有眾生。生於中國者。復有眾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眾生。不順其徑也。有度不度者。多有眾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

是非。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度不度也。為死甚難者。人之貪生。但見目前。不知趣死。眾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為死甚難也。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者。夫人處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是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也。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者。如彼行人。思惟投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無復熱惱之患。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眾惱

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者。履行之人。脩德自然。畢眾苦惱。不興塵垢。是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也。一切結使盡。無復有眾惱者。如彼行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是故說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眾惱也。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然

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者。人前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自隱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惱。是故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也。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者。人前為過。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亂。善神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也。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者。人脩善行。眾德具足。眾人所敬。莫不宗奉。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造

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也。

亦復不知論

賢聖不差別。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者。如彼行人。不解議。論不別句義。若在大眾。不知威儀禮節。賢愚不別。是故說曰。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也。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者。無垢之論。去諸想著。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飽一切。不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之惱。是故說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也。

當豎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

仙人為法幢

說應法議說。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轉相教。仙人者。諸佛世尊也。說名身。身一一分別。無有錯謬。欲使正法。久存於世。是故說曰。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法幢為仙人。仙人為法幢也。

或有在眾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有不罵

或有寂然罵。或有寂然罵者。心內熾然。呪咀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盜賊。內心思惟。不彰露在外。是故說曰。或有寂然罵也。或有在眾罵。高聲大喚。不避尊卑。是故說曰。或有在眾罵也。或有未聲罵。權在眾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是故說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

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

亦不可知。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亦不可知。一毀一譽。但利其名。諸善功德。育養其身。設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不以為感。過去已滅。善心不絕。當來未至。未有生兆。現在不住。當復漂轉。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亦不可知也。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淨徹。

叡人所譽若好若醜，覺見廣見敷演一義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濟神離苦。猶如如來行則履虛離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現，其中虫蚤有形之類，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眾苦無能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無有瑕滓，是故說曰：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清徹也。猶若安明山

不為風所動 叡人亦如是 不為毀譽動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為風所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為毀譽所動。有一梵志多聞廣見無事不苞，聞佛出世不為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好醜，往至佛所，以百種罵毀皆如來。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來，如來心意鏗然不動。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為風所動，叡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也。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者，無明根本眾患之源。愛生枝葉以興邪見，是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也。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者，所謂健者，謂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說曰：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也。無垢無有住

身塹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無垢無有住者，去諸結使永盡無餘，有結則有住，無結則無住，亦無身塹亦無苦子，是故說曰：無垢無有住身塹種苦子也。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如來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來者，此事不然，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也。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猶如網叢林者，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愛根本枝葉滋蔓，善思念之，廣說如契經，流轉生死分著五道，是故說曰：猶若網叢林，無愛況有餘者，如來成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受四生，是故說曰：無愛況有餘也。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者，所謂佛者，教寤一切諸法，無事不知無事不達，脩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廣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度，深邃無下深不可測，有結則有跡無結則無跡，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結有跡者，將入三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結無跡者，則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者，捨身受形經歷生死億千萬身，生死無量不可稱計，今得成道畢，故身更不受形受諸苦惱，是故說曰：若有不欲生，以住不受有，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也。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四應不受生

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者，所謂想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永滅亦不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內外清淨不造塵垢，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也。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一一分別四無有色，如彼轉輪聖王統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眾好具足，行人觀彼如己無異，不以

色好而興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非非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與從事，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所謂前者 捨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 捨後者 捨未來陰持入結使縛著 捨間越有者 捨現在陰持入結使縛著 捨一切者 於現身中得虛無道 王三千典十方 由意自從所作已辦 更不復受胎 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 捨前捨後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樂品第三十一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者 如彼怨家晝夜伺察 彼人 於彼有大怨嫌 從世至世 不捨罪怨 如是 經歷數百千身 報怨乃息 負者自鄙 是故說曰 勝則怨滅 負者自鄙也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一切結使永盡無餘 更不復起想著之念 亦復無勝負之心 我勝彼不如 彼勝我不如 都無彼此之心 是故說曰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也

若人憍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脫苦患

若人憍亂彼，自求安樂世者，世多有人執迷惑意，怨讎心深，觸燒於人，自望快樂，宗族蒙

慶如種苦栽冀望甘菓。唐喪功夫無益於時。是故說曰。若人燒亂彼。自求安樂世也。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者。卒鬪殺人。猶尚可恕。懷毒陰謀。乃不可親。如斯之類。必趣惡道。所以然者。由其執愚不捨故也。是故說曰。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也。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 後世不得樂

善樂於愛欲者。一切眾生皆貪樂樂不樂苦惱。見苦則群心不願樂。己自行殺教人殺生。己自姪洩教人姪洩。己自妄言綺語。復教人妄言綺語。己自不與取復教他人竊盜他物。是故說曰。善樂於愛欲也。以杖加群生者。所行非法濫枉百姓之意。之所存以傷為本。是故說曰。以杖加群生也。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人作惡行皆自為己。捨身受形遭諸苦惱。經歷生死沈漂五道。所生之處罪苦自隨。是故說曰。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也。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者。一切眾生皆貪於樂。不樂於苦。見彼苦者興慈愍心。四等平均視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打眾生。處世皆求安身。設我今日觸燒彼者。後世之中受對無數。是故說曰。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也。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夫人在世務行於法。選擇善法去其惡者。周旋往來追善知識。採取善教。所至到處興有法事。是故說曰。樂法樂學行。慎莫行惡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也。 護法行法者

行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者。能自擁護法。不使漏失。後獲其福。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也。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者。彼執行人以法自護。所生之中不遇惡災。從小至大悉受其對。天受福盡。下生人間復重受福。是故說曰。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彼修行人擁護深法微妙之教。去諸陰蓋如猛赫熱。而獲好蓋得蒙濟度。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如蓋覆其形。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也。 惡行入地獄 所至墮惡道

惡行入地獄

所至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蛇虺

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者。人為惡行非父母兄弟宗親所為。皆由己身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無能代者。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外道所見。己身作罪他人受報。是故說曰。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也。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者。猶如彼人手把蛇虺。或以呪術而取者。或以藥草而取者。或被師教而手翫弄惡蛇。呪罷之後。為蛇所嚙。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經歷生死無有休已。是故說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虺也。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

正法生於天

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此眾生類造善惡行。不自覺知殃福之報。為善者不知善之有報。為惡者不知惡之有報。如彼有人得雜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氣流熾。不

便其身。行惡之人亦復如是。當時甘口後受其殃。遂喪其命。不至善處。有日之士。觀食知之。斯是清淨。其中無毒。便取食之。後無苦患。是故說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也。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一俱等

昔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名曰最勝。更有長者名曰難降。一人慳貪國中第一。饒財多寶。七珍具足。象馬車乘。僕從奴婢。穀食田業。不可稱計。二人門戶各有七重。勅守門者。無令乞兒入我門戶。中庭之中。鐵籠覆上。恐有飛鳥啄拾穀食。屋舍四壁。鑄鐵垣牆。恐鼠穿鑿。壞器物也。是時五大聲聞。各以次第詣彼教化。從地踊出。教以法施。長者一人聞之。各不受化。後佛自往。坐臥虛空。放大光明。佛與長者說微妙法。長者雖聞心猶不達。內自思惟。佛來至舍。不可虛爾。使還精舍。宜入藏裏。取一白氈。布施如來。即起入藏。選一惡者。反更得好。捨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諍。不能自決。當於其日。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長者心。或時慳心得勝。施心不如。或時施心得勝。慳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一俱等

施時亦戰時

此事一俱等

長者遙聞內懷慚愧。如來所說。正謂我身。即出好氈。持用為施。難降長者出五百兩金。持用惠施。心開意解。各見道跡也。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怨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為勝

眾生身中皆為無量眾生所成。華手經2卷中詳述。可參閱之。以因身中皆有無量眾生故。未來酬對必皆一一受其苦報。故言無數。

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者。學人在家戀著財業。眾事憤亂心不定。人欲脩道當離家業。除去憍慢不興想著。乃得惠施不望其報。謙恭卑下脩德之本。輕人貴己殃禍之災。是以教人閑靜之處。然後乃得脩於道真。是故說曰。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也。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者。施有五時獲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淨不懷穢濁。是故說曰。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也。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

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者。多有眾生信心極少。瞋恚隆熾。持戒忍辱亦復少少耳。以能行忍則勝怨讎。持戒之人勝懈怠者。猶如阿那律。一有施德與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惡道。後生釋種家。佛並兄弟出家學道。成其道果。是故說曰。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也。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速得第一滅。漸入無為際。

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者。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種子雖少。獲報無量。若復前身觸燒賢聖。施心不純無平等意。設受人形。形狀醜陋。為人所輕。作惡受惡。作福受福。是故說曰。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也。速得第一滅。漸入無為際者。眾結除盡。諸德普具。淨如光明。內外清徹。意欲所求。第一義者。尋時即獲。欲得永入虛無之處。尋時即得。無有疑滯。正使外邪弊魔之度。欲來毀壞。為福之人。尋時自壞。無奈之何。猶昔魔王將十八億眾。百頭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師子毒蛇惡虺來恐。

如來。如來福力使魔斷壞。魔王退後。爾時世尊便說斯偈。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漸入無為際。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

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者。學人欲習賢聖法者。勇猛精進。意不散。然後乃應賢聖之法。是故說曰。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也。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者。所謂苦者。五盛陰。是能滅此者。乃應道教。是故說曰。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也。愛法善眠寤。

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

學人習行。達了深法。曉了分別義句。所趣心意澹然。無餘異想。入定一意。不為眾邪之所傾動。賢聖所言教。翫而習之。不能捨離。智者所習。非愚所論。是故說曰。愛法善眠寤。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也。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

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者。彼脩行人。所以樂禪者。欲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滅度。不起不滅。是故說曰。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也。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者。止結不起。謂之意止。有所覺寤。故謂覺意。是故說曰。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也。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者。夫神足法。亦斷結使。於現法中。快樂無為。賢聖八品道。於現法中。亦斷結使。快樂善利。是故說曰。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也。善樂於攝食。善樂攝法服。善樂於經行。樂處於山藪。善樂於揣食。善樂攝法服者。如彼行人。以獲

斷一切之智。分別食想。意不染著。起於食想。食若好。若醜。意無是非。法服齊整。不違先聖所制服飾。是故說曰。善樂於揣食。善樂攝法服也。善樂於經行。樂處於山藪。如佛契經所說。夫經行之人。獲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堪任遠行。二者多力。三者所可食。噉自然消化。四者無病。五者經行之人。速得禪定。習道之人。得真如四諦微妙之法。聞法意寤。即入深山。無人之處。禪定習道。即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善樂於經行。善樂於山藪也。

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

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者。如彼修行之人。於有餘泥洹界。真法自娛樂。漸漸乃至滅盡泥洹界。是故說曰。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也。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者。以見道跡。越諸苦難。超世諸染著。行過三界。為眾祐福田。是故說曰。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也。

善樂於念待。善觀於諸法。善哉世無害。育養眾生類。世無欲愛樂。越諸染著意。能滅己憍慢。此名第一樂。

如來降神來適王家。觀世非常。万物如幻。捨世王位。深山學道。積年苦行。坐樹王下。成等正覺。七日七夜。觀樹不眴。如來爾時。即從坐起。詣文鱗龍王所。至彼宮殿。而說斯偈。龍聞此偈。心開意解。眼目得開。觀如來形。愴然揮淚。自鄙宿豐。是故說曰。

善樂於念待。善觀於諸法。善哉世無害。育養眾生類。世無愛欲樂。越諸染著意。

能滅已憍慢 此名第一樂 耆老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 不造眾惡樂

耆老持戒樂者，夫學道之人，年雖耆艾不辭勞苦，中有退心，雖復年盛，目覩世榮而復懈怠，道之在心，不問老少，唯在剛烈，乃至於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剋，是故說曰：耆老持戒樂也。有信成就樂者，人有信心，四事難動，正使化作佛形，現諸光相，欲來詭調者，不能使心移轉，是故說曰：有信成就樂者也。分別義趣樂者，人之辯才，皆由宿行，億千萬劫，乃獲其辯，雖出言教，分別諸義，一有所趣，不失次緒，從一句義，演至百千，終不吐出麤獷之言，是故說曰：分別義趣樂也。不造眾惡樂者，夫人無惡，則生天上，人中受福，是故說曰：不造眾惡樂也。

眾聚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 靜志樂亦然

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者，如佛契經所說，父母恩重，不可得記，若使孝子欲報其恩，右肩負父，左肩負母，從生至長，周行天地，經百千劫，亦不能報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長養，五陰敷張，六情使覩，光明推燥，居濕隨時扶持，是以孝子雖欲報恩，百千分未獲其一，是故說曰：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也。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者，出家學道，斷諸恩愛，離棄家業，恒行三業，不失其操，復為百千群生所見，愛念隨時供養，供給所須，出家梵志，勤身苦體，求斷縛著，所行清淨，不造惡本，是故說曰：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也。

諸佛興出樂 說法堪受樂

眾僧和亦樂 和則常有安

諸佛興出樂者，如來出現，甚不可遇，猶若優曇鉢花，數千萬劫時，乃出，爾時群生見優曇鉢花，各各歡喜，自相謂言：如來降世，將在不久，瑞應以現，豈有虛乎？古昔經籍，自有成文，若有此花出現，世者，如來出世，亦復不久，諸天世人，共相慶賀，皆設供養之具，遲覩如來光相形容，是故說曰：諸佛興出樂也。說法堪受樂者，佛初得道，眾相具足，七十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與眾生敷演法味，後為梵天所請，便與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神，捷沓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暢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濟度，是故說曰：說法堪受樂也。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者，眾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生無數，如來眾者為最第一，如來眾中有四，震八輩，十二賢士，諸有眾生之徒，競來供養，修敬聖眾者，獲福無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為良為美，為無早霜，隨意所願，靡不剋獲，聖眾所貴，唯和為上，是故說曰：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也。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覩見真人樂 解脫行跡樂

持戒完具樂者，其有眾生，遇持戒者，承事供養，隨時瞻視，後獲其報，安處無為，快樂自由，是故說曰：持戒完具樂也。多聞廣知樂者，復有眾生，遭遇多聞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名身，身味，身義，理通達，尋究暢義，聞便即寤，不復重受，是故說曰：多聞廣知樂也。覩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者，設有眾生，宿殖德本，遭

遇賢聖，值彼羅漢，得滅盡定，及空寂定，其有眾生，施真人者，現身獲報，錢財集聚，所願從意，無願不果，於諸結使，永無所染，是故說曰：覩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也。 缺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慢無邪快 駛水清涼樂者，猶若駛河，澄靜清涼，聲響微細，不傷害物，甘甜極美，學者所貪，多所成就，是故說曰：駛水清涼樂也。法財自集快者，所謂法財者，以法合集，不枉物理，不為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見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獲其財利，不枉人物，故使其然，是故說曰：法財自集快也。得智明慧快者，如彼學人，得世間第一智，盡能分別一切眾法，普放光明，有所接痛，是故說曰：得智明慧快也。滅慢無邪快者，人懷憍慢，必使他人，從永劫以來，懷善德，不究竟，皆由與怒，是故說曰：滅慢無邪快也。

得覩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畢故永以樂

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者，賢聖之人，道果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者，賢聖之人，道果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也。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者，善人修德，敬承事賢者，後受其樂，財業無數，家人和穆，宗族日熾，是故說曰：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也。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者，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見惡知識，終以遠離，所以然者，惡人所稟，終無善行，墮人在冥，不覩大明，是故說曰：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也。

如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 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如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者，若彼行人，與愚

〇以與已，此二字常通用

從事晝夜墮落墜在生死億佛過去不蒙濟度是故說曰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也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者怨憎會苦難皆由無明故不逐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是故說曰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也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者智人所學必當上及相見同歡先笑後語和顏悅色內外清泰無有諍訟是故說曰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也

人尊甚難遇

終不虛託生

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者億千萬劫不可遭遇所謂人尊者諸佛世尊是所謂生之處其種清淨父母真正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馬璫真珠虎珀象馬車乘無所渴乏所生國土上下和穆共相順從是故說曰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也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者眷屬成就處在中國不在邪僻是故說曰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也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後五人江村十三人賢士眾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爾時世尊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閻浮利地人吾欲獨往詣江水側度三迦葉師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犍連次度泐沙王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爾時阿那那低長者有少俗緣來至羅閱城中造大長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僕從各各作役或破薪然

火或吹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氈毼毼毼是時長者躬敷高座懸繒幡蓋香汁灑地是時阿那那低長者問彼長者貴家今日辦具待賓之調亦非小節為欲請國王過舍為是貴家男欲娶婦女欲嫁乎願聞其意其主報曰我今所辦餽饌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測度亦非國王群臣百僚男不娶婦女不出門我所以辦具甘饌飲食者清旦請佛及比丘僧在家供養阿那那低聞佛名號及比丘僧衣毛悚豎悲而且喜尋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興居輕利遊步康彊聞僑在此得善眠乎爾時世尊與阿那那低而說斯偈是故說曰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慎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慎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者 夫人學道不苦

不成要當須苦

然後乃成捨世俗禪及俗解

脫修無漏禪

無漏解脫是故說曰慎莫著於

樂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者

人遇小樂當更求

索增其樂本是故說曰當

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也

如世俗歡樂

及彼天上樂

此名為愛盡 十六未獲一

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者

世俗樂者欲界

之樂及彼天樂者

色界之樂眾生之類長夜

之中迷惑五趣不知

稟真貪著世俗禪福之

報流轉五趣周而復始

謂為得道永滅不起

是故說曰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也

此名

為愛盡十六不獲一者其有行人先斷愛根永去枝葉執意懷懼防惡未然後得無漏之樂遊心自然於十六分中未得其一 是故說曰此名為愛盡十六不獲一也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等者 如人負重擔

經過嶮難處

所負既不要世俗不急貨亦非金

銀珍寶車馬璫真珠琥珀

乃是世俗不要

之貨 傍人諫語 觀君所負非是真寶

何不捨

之更求真者 其人即捨更求真者

觀此眾生亦

復如是 負五陰身 遊處欲界 宛轉生死 不能

得出 聖人告曰 汝今所負五陰之形穢漏臭

處 荷負是為宜 可速捨 更求輕者

爾時眾生

即設方便 捨欲界形 受色界身 已受色界之形

聖人復往就彼教化 使令捨身就無漏智五

分法性 是故說曰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也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 更不受二有

如彼行人以無漏慧觀 滅欲愛色愛無色愛

身行口行意行 除身三口四意三 永盡無餘 解

知五陰興起本末 更不復著三有之行 是故

說曰 盡斷諸愛欲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 更

不受三有也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為樂為本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等者 猶若商賈之

人 勞形苦體 冒涉危嶮 採致重寶 安隱還家

宗族慶賀男女大小靡不歡喜 朋友同伴悉

皆蒙恩 若使開意 惠施普及一切 無復眾苦

以樂為本 宗族娛樂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 義

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苦為樂為本也。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漸漸還滅，不知所湊。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處所 以獲無動樂

猶彼火爐，赫焰熾然者，猶若彼匠火燒鐵丸，極自熾然，甚難可近，是以聖人觀眾生類，姪怒癡火，而自燒炙，不自覺知，是故說曰：猶彼火爐，赫焰熾然也。漸漸還滅，不知所湊者，如彼熱鐵丸，漸漸至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漸漸還滅，不知所湊也。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者，彼脩行人，得等解脫，無復罣礙，免於愛欲之深泥，便得離於生死之岸，是故說曰：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也。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者，如是之類，神與冥合，識與空體，亦復不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來亦不知所從來，去亦不知所從去，猶如熱鐵丸，漸漸欲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是故說曰：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也。

中間無有患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中間無有患者，所謂患者，染污人心，不至於道，唯有無垢之人，乃能免此患怒之心，是故說曰：中間無有患也。有變易不停者，世多行，行有輕重，舉操不同，或有冥契，運至不造，結使，或有知而故犯，以興塵勞，是以聖人布誠後生，欲令執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絕將來之禍，貪學之人，翫之寶之，未墜于心，便能進適賢聖之室，然後方知聖法之可崇，穢法之

叵近，是故說曰：有變易不停也。除憂無有愁者，如彼脩行人，永拔愁憂之本，與樂根共相應，寂然觀世變，如彼幻野馬也，是故說曰：除憂無有愁，寂然觀世有也。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者，如彼入定人，晝夜禪寂，不離定意，空無相願，以為遊觀，當時雖復身遭苦行，神寂無為，無所傷損，如彼行人，無瞋怒心，慈愍群萌，與己無異，是故說曰：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也。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者，如彼學者，觀彼根原，姪怒癡病，眾禍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污，以成大患，便不能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眾患之原，是故說曰：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 大法知結原 人當明結瑕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無結之人，姪怒癡盡，不復樂俗眾結之本，怨讎患心，亦復不興，明人所鑒，能斷斯病，既自去病，復治他人，使無有病，亦復不念著於眾色，利衰毀譽，其心不動，是故說曰：無結世善壽，大法知結原，人當明結瑕，人人貪縛著，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

勝負自然興 竟不有所獲

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樂者，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顏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隨意所欲，如念即至，如響應聲，是故說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樂也。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者，如人處世貴賤無常，或為轉輪聖王，後便為粟散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下，唯有賢聖之道，無有尊

卑高下，是故說曰：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也。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 不忍處諸有

取要言之，略說其義，無害而生害，無惱而生惱，無患而生患，無怨而生怨，如上無異。諸欲得樂壽，於惑而無惑，惑者惑於人，我斯無有惑，諸欲得樂壽，終己無結著，當食於念食，如彼光音天，恆以念為食，意身無所猗，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

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者，人之脩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曠野無人之處，或時遇苦眾人痛心，時復遭樂，不以為歡，不興更樂，起十二種病，彼者彼六塵，此者此六情，是故說曰：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也。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者，人之處世，心恒放逸，先更後樂，遂增罪根，或時生彼地獄，更樂無更，則無跡，亦復無有地獄更樂，是故說曰：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也。 所在有賢人

不著欲垢穢 正使遭苦樂 不興於害心

所在有賢人，不著欲垢穢者，聖人處世，多自隱遁，不著欲想，不興欲垢，所謂賢人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曰：所在有賢人，不著欲垢也。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者，雖遭苦樂，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七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 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 正欲
降伏人心 去穢惡行 如彼修行之人 恒自思
惟興心設論 所謂心者 招致眾禍 使人入地
獄餓鬼畜生之道 是故說曰 輕難護持也 為
欲所居者 彼脩行人 觀病所興 皆有因緣 究
欲之原 斯在心意 猶若盜賊 依嶮劫盜 設無
嶮者 無由生患 欲亦如是 心為窟窟 展轉流
馳 以成災患 是故說曰 為欲所居也 降心為
善 以降便安者 人能降心 不記彼壽 所至到
處 為人所敬 壽終之後 漏盡意解 得滅盡泥
洹 是故說曰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懼

魔眾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者 猶如彼魚 以失
于淵 宛轉于地 心意煩惱 不得自在 是故說
曰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也 心識極惶懼
魔眾而奔馳者 猶彼岸上魚 跳踉不得自在
心亦如是 馳趣諸結 使不能自止 便為眾邪
所得 便是故說曰 心識極惶懼 魔眾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象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者 如彼日光 初出之
時 悉照四方 靡不通達 心亦如是 奔趣色聲香
味 細滑之法 不能自制 使不流馳 如彼惡象 兇
暴難御 以得鋼鉤 然後乃制 是故說曰 心走非
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象也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者 彼修行之人 專
其一意 繫心在前 以若干方便 誨責其心 由汝
心本 無數劫中 經歷生死 捨身受身 不可稱記
或在三塗八難之處 或在天上人中 往來 我今
為人 遭佛聖法 宜可捨本 染著之想 以無數
方便 誨責心 已復更告心 汝今輕脆 不可恃
怙 於此見身 當盡愛結 是故說曰 我今論此
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遊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者 心之為物 猶豫
不定 著色聲香味細滑法 猶如猿猴 貪著菓
蔴 捨一取一意 不專定 心亦如是 橫生萬端 造
作眾患 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 汝心莫遊行 恣意
而放逸也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者 我當
以不淨觀 攝此心意 使不流馳 如御暴象 不
使放逸 是故說曰 我今還攝汝 如御放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者 人處生死 經歷
劫數 不可稱記 或在地獄 畜生 餓鬼 其中受
苦 甚難可計 是故說曰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
端緒也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者 不滅行
跡 往來不息 繫於肥白 貪著形色 數數受胎
是故說曰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也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椽已壞 臺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 危脆不牢 要當壞敗 為磨滅法
正使安明 巨海盡當融爛 更不造舍者 所以然

者 以知根原病之所由 更不受形 造五陰室 是
故說曰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也 梁椽已壞 臺閣
摧折者 所以論此者 乃論結使之原本 身壞四
大 散萬物 不久合 此乃論成道之人 捨形神 逝
澹然 虛空 肢節形體 各歸其本 地還歸地 水還
歸水 火還歸火 風還歸風 神逝無為 不復懼
畏 更來受形 是故說曰 梁椽已壞 臺閣摧折也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心已離行者 所謂行者 眾結之首 所以群萌
沈湮 生死者 皆由造行 致斯災變 聖人降世
精勤 自脩 斷諸行 本使不復生 是故說曰 心已
離行也 中間已滅者 三世之法 永盡無餘 是
故說曰 中間已滅也 心為輕躁者 如佛契經
所說 我今說心之本 輕躁速疾 一日一夜 有九
百九十九億念 念念異 想造行 不同 是故說
曰 心為輕躁也 難持難護者 發心之頃 造善
惡行 念善之心 尋響 即至 間無滯礙 念惡之
心 如響應聲 欲令守護者 未之有也 猶若惡
獸之類 虎狼蛇虻 蝮蠍之屬 欲使將護其意
使不行 惡者 亦未前聞 是故說曰 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擲箭直

有患則知患

有患知有患

智者能自正 猶匠擲箭直者 夫人習行 先正
其形 恒知苦空 非身無我之法 六思念行 以
自誠身 使不邪曲 猶若巧匠 善能治箭 端直
無節 堪任御敵 亦無所難 是故說曰 智者能
自正 猶匠擲箭直也 有患則知患 有患知有
患者 怨怨自茲 為怨 息怨者 自古未有 要當
息怨 滅怨 然後乃知無怨 是故說曰 有患則

心即業識心也。此教化令知，彼心極輕脆不可依恃，應於此見身，即應斷盡愛結，莫後受苦輪轉無盡。以人身極為難得，佛法難復倍難聞，深入藏經倍極難

知恚有恚知有恚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除邪就定 為福勿迴
意造眾行為身招患為惡斯惡斯由心造亦
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明審
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
亂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
為福勿迴也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 漏姪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
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
滑法亦不思惟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
水是故說曰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
漏姪怒癡也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
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自惟行 無姪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
漏人自惟行去姪怒癡不漏諸患盡應為偈
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
慢亦爾愛結亦爾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轆于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以後先說勸食偈
然後乃食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眾僧中乞食
正值聖眾未說勸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嫉妬
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
以車輪轆斷爾許道人頭說偈之後乞兒乞
食得貲無央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群
車路由其中轆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
者盡當供養爾許聖眾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
充本意尋出臥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無有亂
想爾時彼國喪失國王更無復嗣繼王者種
群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
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興君等各
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
達第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
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
遣按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
移蔭覆人身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
中奇異何復是過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
覺扶輿輦載前後圍繞將詣王宮人稱萬歲
國界清泰爾時世尊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轆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 覺者為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者夫修行人縱意遊逸不
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懷所謂不絕無邊
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無適止不絕無邊
也福能遏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永去姪
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從是福慶
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遏惡覺者為賢也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在族姓子汝傳吾經誠演布後人眾生聞者
靡不蒙濟有一比丘波羅梨大國鷄頭園中
為數千萬眾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演法教
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趣各充其願外
國舊典內法之宜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
脫帽時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
著履屣自恃豪尊以鬻裏頭入內聽經王曰
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來有教其有眾生
脚著履屣者不與說法王聞懷恚即脫履屣
語比丘曰卿速說法稱悅我情違我本意者
當梟汝首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
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
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
爾露頭聽卿說法若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
身分為三分爾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餘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慚顏愧形即起于坐五體投地自
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
不審此偈為是如來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
我心意然後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
神口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善
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
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爾時比
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
法眼淨見法得法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馳流難可制還

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經文說殺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駛流

并及心意漏 敷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一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見盜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戒盜有六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是以智人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并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漏也敷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鬼畜生復起三想貪恚想無明想是故說曰敷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也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為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人好喜五音若眼見色起于眼識遂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識

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識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也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為過不顧後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具清淨何圖今日乃見瑕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猶如群鳥恒宿茂林貪五菓香華氣味華菓適盡各捨而逝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說曰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

在靜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 嗥哭受其報

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者常當端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鉤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丸嗥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嗥哭受報靡知所訴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嗥哭受其報也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實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勤者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後懈怠不大精勤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

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也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 愚心敷數亂

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亂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眾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也能覺知心觀愚心敷數亂者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想無願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及四諦如爾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敷數意亂猶甘美漿愚謂辛苦豈須聖人擘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敷數亂也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 咄嗟意無著 唯佛能滅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者所謂智者演說微吐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處在大眾獨步無侶數問郡黨誰有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修以此為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也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觀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醜

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汚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立城牢固深塹者。但厭患群賊盜竊民物。心亦如是。厭患諸結使所纏裹。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也。以觀與魔戰者。伎術以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觀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以勝姪怒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觀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生生而滅。滅而生。滅滅而滅。滅滅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顛倒不寤。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馬。以觀與魔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穢 於世取滅度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者。如彼修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若有眾生不起慈心向一切眾生。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忍。無生滅意。乃入

道室。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心得解脫。觀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

若釐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釐牛護尾者。心為行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釐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釐牛護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當興意。慈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象出眾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訟。未曾歡樂。不樂山野閑靜之處。爾時世尊數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如來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去彼不遠。見有一象。獨在空山閑靜無為。象自念言。我在大眾中時。為眾象所撓。逐群食草。則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眾象所撓。何乃快哉。爾時世尊便說斯偈。一象出眾象。象中六牙者。心心自平等。獨樂於曠野。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者。盡當除棄怨憎。

恨心。慈愍一切眾生之類。是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也。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者。視己如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不經心懷。無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眾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也。慈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

慈心愍一人

便獲諸善本

慈心愍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人施一切眾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愍念眾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說曰。慈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福難量。況施一切眾生之類乎。其福無限。無量不可稱計。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也。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

愍念眾生類

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者。人之行慈發意平等。眾生之類多於地種。能普慈心愍一切眾生者。後受人身。受樂無厭。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忘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族富貴。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父母。真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脩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脩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者。彼修行人。息姪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真道等正覺。不待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

若魔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無為無作無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脩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以得等解脫。比丘息意快，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者，人意以息眾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正使出家脩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纏如蛾自裏，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者，彼修行人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無顛倒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寧取冷石宛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臥於高床幃帳之內，是故說曰：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也。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響，萬雷同震，不能令人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

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內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真，是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諸結永以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患不起患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不污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戀著，是故說曰：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患不起患也。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床臥具
脩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進不怠，爾時焉知有苦蹤跡，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第，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知足，及諸床臥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饕，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如人瘡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足，及諸床臥具也。脩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者，修行之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故說曰：

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永劫以來所脩行事，是故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也。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當富道財，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綵幡蓋，斯謂不淨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己
遭憂不患苦 智者審諦住

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者，彼脩行者恒護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者，彼脩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眾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也。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智者審諦而不移動，是故說曰：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也。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眾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意，

斯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闕看智慧光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己。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駛之穢濁。執智慧之庭燎。照三毒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礙於中。取道有何難乎。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藥 護心勿復調

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更不造新。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也。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者。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無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憊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是故說曰。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也。眾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屠割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調也。護心勿復調。

心為眾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眾生愚惑不別真偽。是以墜墮。不至於道。惑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寞。法之極尊。眾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處。三界度眾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眾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門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出曜經卷第二十九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沙門品第三十三

比丘乞求 以得無積 天人所譽 生淨無穢
比丘乞求。以得無積者。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遺餘。計為財貨。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如佛律禁所說。父母年邁。老病著床。及同學比丘。久抱重病。不堪行來。聽使乞索。不問多少。供養老病。是故說曰。比丘乞食。以得無積也。天人所譽。生淨無穢者。比丘執行。少欲知足。到時乞求。無所藏積。諸天衛護。稱歎其德。名聞四遠。靡不聞知。論此比丘。生淨無穢。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故說曰。天人所譽。生淨無穢也。

比丘為慈 愛敬佛教 深入止觀 滅行乃安
比丘執意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念一切。愛敬三寶。信心不斷。深入分別止觀所趣。在在乞求。處處留化。所以除貪制意者。欲除世榮。

不貪利養。究盡生死。滅諸惡行。度有至無。乃謂永安。是故說曰。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滅行乃安也。

比丘盡諸愛 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 此義孰不親

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者。彼苦行比丘。滅諸想著。欲色色色。色色無色。欲愛色愛。無色愛。三界憍慢。眾邪顛倒。泓然除盡。是故說曰。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也。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者。苦行比丘。不滯三界。解知內外。悉無有主。計我之人。橫來求福。雖得從願。後必墮落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解知內外。萬物虛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誰。為人所繫。及得罵詈。悉虛悉寂。都無所有。為人所罵。音聲來往。中間內外。悉無所有。是故說曰。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也。

當知是法 身之出要 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
當知是法身之出要者。習行比丘。得博採眾要。擇脩善德。以補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徑。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諦真如是。是故說曰。當知是法身之出要也。如象御敵。比丘習行者。如彼暴象。飲以醴酒。奔逸向敵。雖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及還本營。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習行比丘。亦復如是。要從導師。承受苦教。隱在心懷。反覆思惟。不失義跡。是故說曰。如象御敵。比丘習行也。人不壽劫。內與心諍。護身念諦。比丘惟安。夫脩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脩習。意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隨意所念。則無有難。離諸縛著。常與心諍。不使流馳。斷諸悵望。去是非意。